

逅 邂



著 璧 正 譚

版 出 年 六 二 九 一

正璧所著書

中國文學史大綱 實售大洋四角

光華書局發行

芭蕉底心 (創作集之一) 實售二角

民智書局發行

中國學術史大綱

中國文學故事 (第一集)

在編印中

人生底悲哀 (創作集之二)

故鄉 (創作集之四)

汗漫與微風 (創作集之五)

上列諸書出版否未定

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版

邂逅 (創作集之三) 一冊

實售大洋三角

著作者 譚

上海四馬路中市

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出版合作社

上海民智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

北京北新書局

其他各新書坊

(版權所有)

我愛花兒，
尤愛含苞未放的花兒；
她們的嬌艷，
將揮發在未來的光明裏。

——願望之一——

封面的題字是請葉聖陶先生寫的，我特地在此敬謝他「不以無名見棄」的盛意！

繪畫的是老友蘇兆驤先生；慧頻的朋友嬋娟女士也曾替我繪過二幅，因不能製版而未用；他們的盛意，是一般可以感謝的

！
一九二六·四·二一·著者附識

讀燕語有感

紫燕孤棲玳瑁梁，
有誰堪與細商量；
呢喃似訴淒涼苦，
令我無端暗自傷！

——蘭隱——

邂逅

(正壁創作集之三)

目次

燕語

.....一至二六頁

寂寞中的生活

旅夜歌聲

繁星之下

自然之美

偉大的工作

邂逅

美滿的夢

同情的央求

邂逅目次

選 題 目 次

妹妹的母親

永遠的隔絕

解睡之鑰

風雨的控訴

原諒她

母親的愛

初戀後

英雄主義

夢之犧牲

愛的顯現

花的使命

落葉

.....

一至三六頁

邂逅及其他……………一至七二頁

異鄉

邂逅

醫生

誘惑

奇怪的哥哥

童時

舟中

自叙……………一至一〇頁

燕語

旅居玳瑁梁上的，

孤獨的燕子，

呢呢喃喃地訴說他寂寞的悲哀！

他隔離了他唯一的故鄉，

硬着心腸把熱愛的情侶也棄絕了；

過去的夢是何等地豐潤而美滿，

他怎能過這沙漠般的乾燥的生活呢？

也只有自怨自艾；

也只有永遠地憔悴在纏綿太息之中！

寂寞中的生活

玻璃窗外，夜色如霧，我獨自坐在室中孤寂的電燈光裏。面前書桌上堆着許多雜亂的書本，筆墨縱橫，已好幾天不加整理了。我拿起一本書來看了幾頁，只是毫無心緒，不知書中說些什麼，重又放下。

無心地向四下瞥着，一切的事物，都呈出異樣的色彩。粉滑的牆壁，灰白而淡澹；床幃好似懸掛在靈前的吊掛，內中隱着無限的不幸的悲幕；一切美麗而可愛的書本，是我唯一的最親近而不相離的愛者，都默默無言地在櫥中和案上整齊地排着。

寂寞極了，像在深山裏似的！從空氣中傳來的，除了微風撞在門窗上作淅格的聲響外，別的聲音一些也沒有。在孤寂中的我，本來多愁多思的，至此更其思潮如水，往事波浪般的湧上心來。推開了不想罷，這事屢已成爲失敗的了，吾不願再做這般蠢事。紙兒在抽屜中堆積如邱，吾就順手取出些來，用線裝釘成薄薄的一冊，在封面寫上二個大字：——「燕語」。

工作就在寂寞中這般地開始了，一頁一頁寫下去時，寫成下面許多文字。雖然不是整個的記載，然足可以代表我過去的生活和思想的一鱗一片。於是心頭的波浪一波一波的平下，往事

雖不能屏於不想，然即使想起時，也可取以相鑒，不至茫然若失了。

再着跡不過的文字呵，不過借與你傳於世人，然而嘔盡了我的心血，恐怕只換得幾多人歎歎歇歇的代價！

旅夜歌聲

旅館裏的午夜，比什麼地方都來得寂寞。

燈光是何等的輝明，空氣又是何等地遼雜；然而情況反覺十分地淒涼！

在白雪似的帷幔下的睡榻上，躺了一回兒，感到萬分孤寂。別室裏的人語聲，不時由微風中送來；遙遠裏打牌的聲浪，也陣陣牽動我情思。

琴聲響了，接着和起一個女郎的歌聲。我霎時全身起了一陣寒意。

愴涼沉痛，悲壯而激昂，又是婉延，淒切，低曼而纏綿。珠玉碎了，杜鵑在四月的樹林中哀唱，還不能形容歌聲之悱惻。深深隱藏的不幸的運命的哀籲啊！

我聽的醉了，身上彷彿脫去了幾件衣裳；寒意浸心，腦皺如綾，悲酸極了！

琴聲劃然中止，歌聲寂住了，笑語聲重又嘈雜厭人。我的身子，我的心，好似從悲楚的結晶的愛潮裏，受了一次淨潔的洗滌。

到現在，在深夜的寂寞裏，這琴聲，這歌聲，依舊在我的心絃上纏綿地復鳴。

繁星之下

天空沉碧如水，夕陽早已下山了，月亮還沒有起來；只是燦爛的繁星，裝飾了滿天的暮景。面前是一道小河，波流不動，澄明如練。岸旁垂楊下，隨着一隻小舟，艙中放着兩個坐位。

我想道：「她爲什麼還不來？」只是在岸旁來回躑躅。

一回兒，她來了，縞素的衣裳，風飄着，綵縵成異樣的音樂。星光下，容顏澹白而幽晦；近前時，方知和白晝一般顏色——紅潤而鮮艷，似新雨後玫瑰般絢爛。

我們相視一笑，默默無語，走下灘去，她在前，我在後。

船身異常狹小，我們下艙對面坐下。我拿着槳，解了纜，向東方划去，水聲淅淅，鏡平的波面，頃刻間起了無盡的沉瀾。

小河盡了，是一方茫無涯涘的大湖，我們都感到我們的纖小，因為湖面是這般的浩大。她曼聲作歌，我將槳兒划出欸乃的聲調與之相和。

到了湖的中央，我放下槳，任船兒自由地在水面亂轉，悲哀的熱情，頃刻在心頭湧起。

當我們抱持着哭泣，熱烈的抱持着哭泣，洩盡了悲哀的情緒而互相放手的時候：抬頭看時，「呵，迷失了來時的方向！」

在繁星的夜幕下，湖的四圍，一般茫無涯涘。

自然之美

我心目中的真美，只是自然之美。

當大地上無次序的開遍了花卉，牡丹和野薔薇占同樣的地位；也有荆棘，也有綠茵；也有楊

杈大樹，也有短矮之小草。

人類一絲不挂地，披了髮；山岩深處，是他們的宅窟；海濱樹下，是他們遊息之地。你我都赤裸裸地戀愛了，男女彼此相裸抱，性欲的表現，和接吻一般地行於大眾之中；不愛了，東飛西馳，遂不相識，也無仇恨，也無嫉妬。

那時的男人和女人，是同樣呈出肉體的凹凸美和曲線美，也不注意那占全體不滿十分之一的小小的臉兒。男人或許要比女人美些；因為大多數的男子的筋骨，要比女子強壯而堅實。

我希望中的「淨土」和「烏托邦」，只是這麼一種情形。但是我好似「癡」了，雖然我不自認，至少要有有人加我以這種無上尊榮的徽號了。

多數人心目中的美——如女子傅粉，大地上加以種種建築——都是我心目中的所謂「醜」。當然的，我之所謂醜，豈是他們之所美；我之所謂極醜，就是他們之所極美了。

偉大的工作

帳外月光似水，時鐘已敲過十二下了。

她的蓬鬆的鬢髮，將我頰上刺得很不舒服，臂兒枕在她頸下，麻木得要縮也縮不回來，頭兒雖然側過了，身子却依舊動顫不得。張開朦朧睡眼，回頭偷獻她時，月光裏的雙頰，雖然不如日間之玫瑰似的紅潤，但似玉琢般的白哲得尤其可愛。我忍不住吻了她幾下，她依舊熟睡着，似乎沒有領會到她的愛人愛她的熱烈的情意。

剎那時，我也仍舊入睡了。

明天早上，她先起身，坐在窗下梳頭，微笑地輕輕喚我道：

「文哥，文哥，你說我不會做事情，但我比你起身得早呢！」

「但是，在半夜裏，當我和你接吻的時候，你爲什麼不酬報我以同樣的工作呢？」我在帳裏朦朧地答她。

「這也算是工作嗎？」

「正是，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作呵！」我不覺從被中翻轉身來，神思清醒地答她。

我從帳隙中窺她：她一手挽着金色而修長的柔髮，一手執了木梳，不住地往後邊梳，頭俯着，在沉默中，頰上呈出嬌憨的微笑。

邂逅

在晚光裏：西子的軀體上，全被淡靄籠罩住，好似披上一重蟬薄的紗裳，越顯出她自然的女性之美。

我從旅館中漫步走出，逕到湖濱公園裏，倚在石欄上遠眺了許多時候。

雙峯漸漸隱滅，遠山也模糊不辨了，祇有欄前流水，波平如鑑，遙遙地遠遠地似接在巖岸的大空裏。

感喟了一回，回轉身來，在樹蔭下面的長椅上坐下，微風徐動，樹上落葉蕭蕭，衣裾也飄揚了，向四下矚望，無意地瞥見，使我眼光不自主地瞪住！

同樣的一棵樹蔭下，面的長椅上，坐着一對青年男女，女的低頭微語，男的微笑地望向欄外。

一回兒，二人都站起身來，握了握手，男的向那邊走去，女的走向這邊來，在我面前的草徑上經過。我靦靦地抬頭觀望，她的手兒，遂掩蓋在她深紅而滂溼的頰上。

我又不知不覺想起了在千里外故鄉中的吾所愛的她，我的心，也微微酸了！

美滿的夢

有一個月明之夜，我做了一個美滿的夢。

夢中和她躑躅在月明之下的山岩上，美艷的花卉遍地燦爛着，繁星隱在光之厚幕裏，清露輕飛，微風時動，衣襟飄宕，涼意沁心，花的清香，與月的皎明，點綴成一片無上的清逸。

我們唱歌了，我的聲音，宏壯而慷慨，她的婉媚而淒清。隨了歌的節調，手舞着，足蹈着，她的髮散了，好像遊絲飄漾在微蕩的水波裏，宛轉而柔荑的颺拂。美極了，我把她攬在懷裏。

她在我懷中微聲語我：

「在這裏，月亮永遠地團圓，花卉終古地開放，清露不斷地降落，微風時常地飄拂；沒有白日，

也沒有衰草，也沒颯風和暴雨。我和你永遠地相愛着，撲抱和接吻，是我們必需的工作。

「青蒼的柔茵，是我們的牀褥；燦白的天空，是我們的帳幔；寒露是我們的茶水；草葉是我們的精神。唱歌疲了，跳舞倦了，我們相抱而睡眠。那時有蟲鳥的唱歌，替我們催眠；蘆葦的音樂，送我們入睡；吾們同進一般的夢境裏去。」

她的話，甜醉了我的感覺，待再睜眼看時，室中也一般月光如水，只是沒有清露，沒有微風，沒有花香，也沒有溫柔的她在懷抱之中。

幽渺極了，追思了一夜。

同情的央求

那是一個美麗而且溫和的春天。

我攙了她的手，在山頭遠眺。她的白衣裾飄動在微風中，好似她要憑空飛去。四下望時，天際白雲如畫，遠村近舍，歷歷可數；河水如帶，纏繞地中；大地上鋪着一片濃茵如綠氈。

眺望得倦了，循山道走下。道旁嫩綠叢中，有無數的美麗的蝴蝶，捉對兒上下往來飛舞。

「怪黃鶯兒作對，怨粉蝶兒成雙……」我偶然想起西廂中的佳句。

她忽地掙脫了她爲我所挽着的手，向前獨自奔跑過去，順手捉到了一只黃黑間色的「梁山伯」，回身笑吟吟地呈給我看。

「不要捉她，你拆散了她的伴侶了！」我憫憐地說。

「玩一回兒再放牠罷。」她嬌妮地回答，手中把那蝶兒玩弄。

「你如果不願吾們也暫時分離，那末你還是就放了牠吧！」我很誠摯地央求她。

我的話還沒有完，那蝶兒已很自由地從她手指中飛出，回到原來的花叢裏，找她原來的伴侶去了。但是她笑容斂了，別離的淚光，在眼睛滂漉了。

下山後，她回校，我到了上海。

妹妹的母親

忽地飛來一個意外的消息，我的胞妹死了！

她和我雖然不是同母所生，然而吾們中間也潛伏着骨肉之愛，即使表面上有許多無謂的隔膜。當我得到這個消息時，我的心，好似整個的冷下了！

一切的未來的希望，我對於她將來無限的希望，完全成爲夢幻泡影了！當吾告假出校，坐在火車中的時候，一切的接觸，都足引起我的悲悵。什麼事都沒有心緒，報紙兒枉是拿在手裏。

到家中時，妹妹的靈柩，剛要從裏面擡出去，衆人見我到了，連忙招呼停止，我在靈前磕了幾個頭。

在帷後，皜白而修深的布帷之後，哭聲慘悽而哽咽。薤歌唱了，靡曼而哀婉的樂聲又起。使我凜然，使我悽然，我的慣於暗中偷流的熱淚，再也忍不住地在人前淌下了。

我想起我的身世——生我的母親，在我生下八月後就逝世了，我和哥哥，自小不和這母親住在一起的。

母親呵！你雖然不是生我的母親，然而是我妹妹的母親，我雖然不是你所生的兒女，然而吾

的妹妹是你所生的兒女，這中間何嘗有絲毫隔閡呵！

永遠的隔絕

我腦中時常掀起無理性的癡狂的妄想，而自己却偏認為有意義而十分具體的理想。

不知是什麼一天，我從鎮上步行到火車站去，田野間仍舊青蔥而澹密，陽光裏絲塵雜繞，和風暖人。

宇宙是這般地浩大，吾是怎樣的弱小呵！……心頭起了莫名的恐怖，因而又感起些人生的悲悵。

假使——這不過是假使，在我生命的一刹那裏，有一秒鐘，或者不滿一秒鐘，這地球忽地分裂了，吾孤獨的住在這半個上，其餘的人類全然在那半個上。這二半個地球永遠分離，好似其他星月一般。

那麼怎麼辦呢！明知我所愛的人，和愛吾的人，都於空間存在，可是永遠永遠，及至世界毀滅

了，是永遠不會相晤！

這是多麼慘痛而哀極的隔絕呵！

我幾乎哭出來，淚珠正欲濺下的時候，神思忽然清醒了呵，假使——這僅僅是一種假使呵！
爲什麼要無端悲喟？

然而在我柔弱的心底，自從感到這種「杞憂」以後，時常恐怖着，總有一朝，會有這種同樣悲慘的事情實現！

解睡之鑰

最煩悶不過的地方，除了教室中是沒有的了，每個教員和學生都作如是想——所以我時常要在教室中瞌睡。

我很恐怖教師的喚喊呢！我又不是歡喜瞌睡？但是無論我怎樣想法，想盡種種方法，總不能驅除那厭惡的睡魔。

教師的責備也受夠了，羞媿的刺激也感盡了；竭力竭力，總要找到一個方法纔好。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終於被我發現了一個無上妙法。

於是當我在教室中頭兒沉沉欲睡的時候，便凝神想，擬想未來的理想中美滿的生活。這是一個優美的小家庭，只有我倆二人和一個使女；我和她作文字的生涯，婢女替我們打掃房室，和整理飯食。

鳥歌開始了，在白漫漫的帳中醒來，將手臂兒在她頸下抽出，吻着她頰兒，又輕輕將她喚醒。白日中，工作的倦了，我躺在小榻上閉目養神，她走到琴台上翻出譜來，曼吟一曲，琴聲和歌聲同樣的幽遠而深長。

晚風裏，手攙着手，徜徉在自然的曠野裏，談起現在，又談到將來，未來的美滿的希望，使我們相視而微笑。

在世間，那裏找得到這般的生活呢？——然而我的睡魔，因此被他克服了。

風雨的控訴

風的使者和雨的使者，是最熱忱的戀愛者，她們分離的時候是很少的。愛神彷彿特別優待他們，而命運之神又注定他們永遠如此的幸運。

「愛神也有不公平嗎？」許多生物都這樣懷憤地說。

也不知是那一天，我夢中走到愛神的那邊去。愛神所住的宮殿，是高邃而巍巍，愛神的面容，是和柔而嚴肅，我正想訴說什麼的時候，忽地從外面飛進幾個蝴蝶。

她們多是美麗的少女，輕盈的體態，嬌稚的風姿，飄着五彩的粉裳。當她們俯伏在神龕前的時候，淚珠似霰點般的將龕前毛氈沾溼。

「神呵！我們從無生之始，到有生之終，沒有一天不和花兒相戀愛。戀愛是世間最偉大的事情，然而當我們和花兒擁抱着，很熱烈地接吻的時候，當然要失去了一切感覺。那時風來了，將花兒摧折；雨來了，把我們沖散！生命的恐怖，在我們已成爲「司空見慣」了！風兒和雨兒，他們自身也是熱忱的戀愛者，怎的對於吾們的戀愛，要加以嫉妬似的摧踐呢？神啊！我們要求你公平的判斷……而且使我們和人間男女相愛，一般沒有……」

我哭了，我沒有心緒再聽她們訴下去了，也不願聽神的判語了，我只是悲哀地想：「人間——人間的戀愛，何曾是滿足而永遠的呢！」

原諒她

我獨自躺在廂房內藤榻上，悲哀的沉思。

大廳上寂然如夜，微風不起，燕子已成對兒離了窠巢，到曠大的自然園裏去。鵲燕兒還在牠們創造之中。

悶極了，妹妹呢？

好多時候，刁子聲從外面走近門來，希望來臨了，悲哀逐漸地漸滅，愛苗怒發，頃刻結成苞兒，在心頭開了一朵豔麗之花。

「哥哥來了幾多時候了？」她蓬着髮，穿件嫩紅的小衫兒，二條同樣大小的髮辮，在背後飄動。

我不覺從榻上坐起來，微笑自然地在臉上流露，當她走近我身旁的時候，伸手把她攬在懷裏。

腕上的皮膚，膩滑而柔軟，雙頰比蘋果尤其紅得可愛。

「剛來啦，你不要再出去了！」我彷彿哀求的口氣。

「但是！弟弟在鄰家玩耍，我不能離他呵！」她的聲息，自然而流利，臉上依舊嬌憨如常。她果然站起身來，由我懷抱中掙扎出去，微笑着跑出門外。

悲哀復生了，滿望後的失望，尤其使人難堪。

但是我應該原諒她：她不願棄絕她的弟弟，正和我希望她和我分離一般，我怎能怪她呢？

母親的愛

後窗外隔河的岸上，有一棵杈杈而蓬鬆的大松樹，終年地青葱可愛；每天總有幾只鳥兒，在上面唱各種不同的歌曲。

讀書倦了，我每凭窗閒眺。風動時，樹頂析瀝有聲，興起我漫天遐思；鳥兒也幾乎和我熟識了。時間電掣般地逝去，世上一切景物都不知遭了幾番變換；那老松樹却依舊亭亭獨立，只是針葉逐漸減少。

不知是那一天，我剛才起身，還沒洗臉，沒意思地開窗閒眺，且吸些新鮮空氣。

一隻鳥兒，忽地從老松樹的枝杈中飛出。

這很平常的自然園中常有的事兒，無意裏激起我的始醒而仍模糊的注意力。被我發現在松針最深邃的所乍，有一團黑色的不知是什麼東西。

過了一回，一陣啁啾聲，從那黑團中噪起；我仰面再看，剛才飛出的那只鳥兒回來了。呵，她原來是小鳥兒的母親！

可羨呵，小鳥兒的幸運！風來了，有母親的翼帷相覆；雨來了，有母親的羽衣相蓋……
可是誰是我的覆蓋者呢！

初戀後

這事情似乎是我生命史上的贅疣。

大約在多年之前，從孤獨的生活，忽地轉變為愛的生活的時候，那時我的處女作『薔薇之死』剛才完工，我匆匆到南京BW中學去。

那學校我沒有預先去過，不過憑了報紙的廣告，叨綠衣使者的恩惠，預先報名，在開學的前一日，便獨自上道。

我每到一處陌生的地方，總要感到至少一星期至多一個月的惆悵和寂寞。

誰都不能忍受呢？是愛之分離，而且又是初戀後的分離。

秋雨連綿，秋風蕭颯，更添上我旅中無限惆悵。

校中的宿舍，簡實不成為宿舍，一共只有三個樓面，寄宿生共只有十多人。樓前既沒有窗子，牆壁又剝蝕得年深月遠。

晚飯初罷，收拾了牀鋪，就于悵惘中睡下。

在風的哀鳴，雨的悲顛裏，我初次做戀愛之夢。夢中和她初次赤裸裸地相擁抱，一切感覺都

消失了，彷彿沒有其他生命，連世界也沒有。忽地想到別離在即，吾哭了，她的淚珠也奪眶而出，感到頰旁沾溼的時候，我從夢中醒來。

天明了，再也不能忍耐，決計變更了意志，忙忙收拾一切，依舊回到上海。

英雄主義

在我十歲以後的三四年中，那時我忽地有了英雄的壯志，時常對於家中人表示，而且因此受他們的譏笑。

這至少是受了崇贊英雄提倡英雄主義的小說的影響罷，現在我總是這般想。不差的，那時常看的書籍，除了些水滸，三國志，七俠五義，三門街……之外，簡直沒有別的唯一美的文學書可看，而且那時的想像中，也沒有這種希望。

學校散學了，和哥哥從學校裏出來，他講給我聽的，都是些英雄的事蹟，而且在講述的時候，也擺出些英雄的氣概。

在夕陽下的庭院裏用武器——如竹劍和木刀——作戰爭，是我們唯一的遊戲。我時常又是這般想：

「我看列國志，知道秦始皇懷胎十二月而生，在幼學句解上，又曾讀過『漢太子十四月而生』的那句話。至於我，祖母不是說是八月生嗎？雖不及哪吒那般三年六個月的長久，然而上帝一定也將予以無上的寵賜，使我長大時做出些偉大的英雄事業……」

將來的計畫，和現在怎樣進行的方法，時時在談話中洩漏。

然而不知爲什麼緣故，當我說時，他們都對吾作藐視的狡笑，難道我白白是懷胎十八月而生嗎？

愛之犧牲

室外大雨滂沱，室內人單影隻，鐘聲嗒嗒，脈膊跳顫可數。

悶極了！她不能來，我又不便去，無可奈何的失約，平添了無限寂寞與惆悵，頻頻將欲讀之書

放下。

一回兒，雨住了，嬌陽耀得如寒梅般嫩黃，簷際水滴未已，階前泛泛有聲。我站在階沿上幽思。皮鞋走路腳聲，從遠處送來；近了，更近了，原來是她，我早料到是她。

她揭着裙子，前裾沾滿泥點，衣肩上著了許多水漬。我不覺上前去攙她的手，她忙將手中一簇東西授我，原來是幾朵鮮紅的開足的玫瑰。

我應該十分感謝她；她不辭雨後，親自贈我以代表愛情的花兒。

攙着手，回到室中，她髮上滴着了簷滴，我用手輕擦，連連稱惜。

她告我，她恐怕花要謝了，在雨前探下，雨後不能不送來；否則花碎了，再將來時，又欲使我感到無謂的悲惋。

瞥眼見她柔美的手背上，有幾處血癢；我愕然問她，她微笑不語，也指指我的手兒。

我俯首看時，手背上也同樣着了幾點腥紅的血滴，把玫瑰插入瓶中時，唇上也不覺顯示出微微一笑。

愛的顯現

走遍了園林，看遍了花樹，鳥歌也儘量地聽受了，花香也滿望地嗅盡了；但是與不起絲毫詩思。

茫然，茫然，心下只是茫然！

回轉身來，從園的盡頭，再重複走去，穿過迴廊，走到周圍繞以石欄的小亭子裏，假山石嶙峋地蹲在四圍，全園的景緻，在目前一覽無餘。

紅白的荷花，突出在圓蓋似的綠葉上面，燕子成雙地在池面掠過，風起了，花葉都搖搖似欲浮去。

何處傳來的小孩子們的笑語，陣陣掀動我心兒？

連忙舉眼窺望：對岸池旁幾枝深紅下垂的紫薇花下，二個女孩子在那裏很活潑地玩耍！——都穿着一般顏色的衣裳，髮兒都飄蓬在肩上。

她們笑聲相語，她們跳躍遊戲，衣襟在微風中飄動，髮兒似蕩漾在水裏。天真極了，我的心頭的詩思油油而起。

呵……怎的……一個忽地跌仆了，笑聲寂了，換以悽痛的哀聲，那一個連忙把她扶起，把她摟在懷裏，作撫摩的慰藉，頰紅退了，愁容上面。

使我恍然：世上一切的愛，原都等待不幸的時候，方纔顯現！

花的使命

在蒼黃無際的春之田野裏，獨自徘徊于一條狹小的麥壟上。詩意再也拉不攏來，往事又不堪追想。

迎面走來一對稚齒的女郎，她們並拘着肩，穿着一般淺紅的衫子，頰上也一般濃紅可愛。她們相互的耳語，在吾身旁走過。

她們的耳語，彷彿爲我敏捷的心靈所聽得了！

「我們自永存的母親的懷抱中，來臨到塵世上，做失望的人們的安慰；也沒有仇敵，也沒有所愛。當風的使者來了，報以母親的消息；雨的使者來了，摧吾們歸去。」

「母親是一切生命之慰安，吾們爲了安慰人類，失去了自己的安慰，這是多麼可悲之事！然而母親告訴吾們，如果我們安慰了人類，方能得到母親的永遠的撫慰。」

「我們很自然地來臨，也很自然地歸去。愚蠢的人們呵！臨風玩翠，對月悼紅，真是多事呵！」我點點頭兒，身上忽感到冰般的冷，聚神凝視；原來躺在新雨後稚黃嫩綠的木香棚下的小藤榻上，全身爲水滴所浸。

面前是一株鳳仙花，二朶初放的花朵，和夢中的她們的雙頰，一般濃紅可愛。

落葉

亡友何君仲權，於去秋黃葉凋落時，溘然與世長辭。我總算是他唯一的知己，當他生存時，我們在同一學校同一時候畢業後，每星期至少要通一次信，我們差不多把通信看作是生命歷程上最偉大而最不可缺少的工作。只有牠，可以慰安我們一切的煩悶，可以解除我們一切的隔閡，所以我們都用全副精神來從事了。

又是一年了，秋天還沒深，黃葉又早飄零到不堪收拾。破了工夫去掃呢，誰願做者般蠢事！掃去又堆滿了，一到冬天，北風起時，不又吹得干干淨淨嗎？而且也不用悲憐牠，春天來了，園林裏依舊青蔥而紫碧了。

黃葉落了，到春天還會再生新葉，可是我的朋友逝世了，即使時間盡了，空間毀了，永永不會再來，這是多麼可慘的別離呵！

今天是他的忌日，晨曦始在窗帘上閃爍時，我就起身一個人到古猗園中去看落葉，在

沿池旁小道上躑躅來往，足下堆滿寸許厚的黃葉和紅葉，足過處，析析作響，完整的葉兒，都已踐成粉碎。人生也不過如是嗎？悲悵又堆滿心頭了。走了一回兒，茫然若有所失，驀然想起一樁事來，立即快步回到家裏。在書桌的抽屜中取出一包信來，那是仲稚在起病之後到臨死時寄我的。我因為牠另成一種體裁，又因牠所敘述的是仲稚半生的情史和慘史，所以特別收拾在一包內，作爲在無聊時的無聊消遣。但是我辜負牠了，這麼悲艷淒清的語句，應該早早發表，沁入多數青年的心坎裏，引起他們同洒一掬同情熱淚。得他許可這樁事，已成爲再也做不到的事情了，即使他自己本來也願意許可的。這擅自發表之罪，叫我又向何處去請呢！

讀者諸君，在讀了本篇以後，再到上海三友實業社去參觀，那一定要感到更深刻而更不易磨滅的悲艷的影像。不信，請嘗試吧！

正壁吾友：

那天別後，在悵惘中漫步回家，心頭感到難以言說的空虛，恍惚若有所失。天生就我這麼一副孤高的脾氣，除了一二知己說得來合得攏外，誰也不願多去理會，回到臥室，便沒意思地躺下。雖然是病後小愈，肢體却並不感起疲乏，但是你我一番談話，使我精神上受了一番深重的打擊。你不是曾勸告我麼？生命在空間是有限的，而在時間是有盡的。任牠隨便地過去，不在世間留下一些痕跡，供現在及未來的人類以永久的記憶，這是再也愚笨不過的事。但是我想，生命是怎樣的縹渺與浩繁，即使千萬分之一的一平方分的大地上都着滿了字跡，亦容不下一切生命所有的歷史的事跡。我們何必多事，誰的腦中會記憶到這麼浩繁的事跡呢？當時我雖然不曾向你明說，自己頗以為這種思想是不差的。

躺在床上，默默地深思，想到悲慘的過去，又忖到可怕的未來，又深味你方纔的談話，不覺恍然。我發現了我自己見解的謬誤了。生命雖然這般地浩繁，然而在中間，有的在歷程中並不掀動過一波一浪，有的似燦爛的春花，有的似零落的秋葉，運命只在這三般不同的境地中掙扎，何至

於千萬分之一的一平方分的大地上也寫不下，只消寫了一部分，便可依此類推了。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十分乾脆，隨時隨地有終止和絕滅的危險。我時想將我和她過去的情史及她的慘史告訴知友，可是屢屢因循中止。在感到這種危險時，又恨不得一窠兒傾倒出來，省得隨隨便便在世間散失了，引起知己者的憫惜和惆悵。在這樣的理想裏，便決定了告訴你我們倆的情史的全部的主意。

正壁，你覺得很幸福嗎，在老友娓娓地告你全部的悲豔而又淒愴的情史之時，你將感受到世間所有的一切悲歡哀樂！

現在，我決定不和你信裏談起別的事了，只是我這樣一個小小的人的情史，也非幾天內幾張紙所能寫完，高興時便寫些來寄你，盼你一封一封的保存着，將來或許可以做你小說中的材料，在你筆下綴織成一篇悲惋淒涼的小說或長詩，那便是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和希望了。

今天所告訴你的，恍惚是小說中的楔子，恨我文學的天才很幼稚，不能描寫得動人心目，有些不便寫出的地方，還得求你自己去加意會。

記得是一個風暖花香的春天，我從學校裏回來過清明節，孤獨的性情永遠是孤獨的，除了在家裏看書外，別的地方一處也沒有去。在清明節那一天，外祖母那邊差表弟來叫吾去吃飯，拗不過母親的敦促，很忸怩地跟了表弟一同去。表弟是一個很頑皮的小孩子，在平日我和他合不大來，這天他哥哥長哥哥短的和我們講學校裏遊玩的各種方法，我也不能不酬答他幾句。心裏很怪母親，不該當着表弟敦促我，使我不去。然而日後，我們倆常常談起，母親的那天的敦促我，恍惚是鬼使神差的。

外祖母家房屋並不大，小小的三間樓房，後面是廚房，門前是一方樹木青蔥的庭院。舅父和舅母很親熱地招待吾，外祖母時時和吾問長問短，我萬分不耐煩，便捉個空，一個人到院裏去眺賞。院中花樹很多，長春藤幾乎將梅樹繞滿了，落下的花瓣，又堆成幾個嫩紅的花墩。我無心地想：這是誰的工作呢？表弟決不會做這般雅事，這裏又沒有他人，這究竟是誰的工作呢？我不覺對着花墩呆呆瞪住了。

一陣輕微纖弱的笑聲，從高峭的空處傳出；我仰首看時，原來樓窗前一層輕綠如波的透涼

羅的窗窻裏，有人在那裏偷覷我，我不覺十分靦覷，不由的深紅上頰了。

我尋思了一回兒，窻裏偷覷我的究竟是誰呢？恰好表弟從裏面出來找我，他笑吟吟地喚着我：「稚哥哥，你一個人在那裏做什麼呢？玫瑰姊姊說你看了許多時的桃瓣，你數清了牠沒有？到底有多少片數呢？」我覺得頰上更熱了，再也忍不住笑了一笑，低聲問道：「誰是玫瑰姊姊，我怎的不知道她，而且又不曾會晤過？」表弟牽了我的手高聲笑着回答：「吾的姨母家的玫瑰姊姊，也和稚哥哥一般在上海讀書，難道哥哥還不認識她！」我不覺失聲大笑道：「上海讀書的女學生多着呢？我怎能一個個都去認識她們？」

我恍然了，誰是那個堆成花墩的主人。她的母親和舅母是親姊妹，她們未出閣時的友愛，到了孩子將近和她們出閨時一般大時還保存着。我時常聽得母親說過，舅母曾幾次要替吾做媒，說她有一個怎樣婉慧的內姪女是在上海讀書的。當時我深怪舅母多事，這天爲什麼忽又怪舅母何不早些就替吾做媒。現在或早已同享那世間最幸福之生活了，何至於見了她還不認識而且又不好意思。這樣的胡思亂想，忘記了表弟在旁邊伴着我。偶然又抬頭向樓窗窺望，呵，蟬薄的

輕帘，已分拂在兩旁，中間露出半個人兒，原來是她，在烏黑的雲鬢下的面龐兒，是怎樣的美麗而稚嫩，她對吾又輕微的一笑。我恍惚被她覷到我心底似的，想起方才所想的，面紅再也不能減退了，連忙俯下頭來。

吃飯的時候到了，表弟牽吾到室內坐着，老外祖母坐在中間，我坐在她上首。我們看着舅母把一樣樣菜搬出來，外祖母叫表弟洒了酒，叫我先喝起來，吾怎好意思先喝呢？而且心上企望着什麼來臨似的，只是忐忑不住，面上不知到底爲了什麼緣故，覺得萬分不好意思。外祖母和我說了幾句話，忽地高聲喚道：「玫小姐爲什麼還沒下來，菜都搬好了……」又對表弟道：「桂兒，你去叫你玫姐姐下來，你對她說，沒有外來的客人，稚哥哥是一家人，不客氣的，不要不好意思。」這幾句話恍惚又提醒了我，頰上又微微熱起來，表弟已急步跑上樓去。一回見，笑語聲和脚步聲同時由梯上徐徐送下，在平時不注意的梯聲，格外的閤閤響亮，而又變做柔美悅耳，當她被表弟牽着手從屏後揭起門帘出來時，不好意思地似要縮回去，頭俯下了，我只覷見她滿頭的烏髮，身上穿的是淺藍的自由布的襖兒，下身是同樣的布做的，而黑中有一絲一絲紅條的套裙，身動時，布

的顯燦的光綵，陣陣，掀動我的眼波，裙裾飄宕得格外好看……正在覷得出神時，祖母就替吾們介紹。她很輕清地叫了我一聲「稚哥哥」，我却靦覷地只答了她半個「妹」字。祖母就叫她在對面坐了，她祇是不好意思地看着地下。

和她並坐的舅母，舅父和表弟坐在外祖母的對面。喝了幾口酒，敬了幾回菜，舅父開始問起我學校裏的事情，也問起她學校裏的事情，她的答語的清脆和柔美，使我說話時因倣倣而失去了自然的次序。她髮髻在那裏暗譏吾不善於言辭，這是我從她微笑着對吾一眨眼時看出的。我好慚愧，我何不早些學會與女學生交際的法兒，那末今日不至於失禮於她，而且又感起不快。正壁這時的情況，你也知道決不是筆墨所能描寫的吧。

餐畢，舅母到廚下去，舅父到外邊看朋友，只有外祖母伴我和她坐在室裏談天。表弟是坐不住的，早到外面尋小朋友們玩耍去了。外祖母叫我們隨意談談讀書的事情，她自己也乘便插入幾句。她講話比方才更有勁了，絲毫不作閨女的忸態；當我說話的時候，她的眼波總是釘住在我面上，有時我也偷覷她，她方才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隨即俯下。她是怎樣的天真的可愛呵！

我本來想一放下碗就回家的，不知爲什麼，那時變做多坐一回好一回，雖然和她談話時感起十分侷促，然而甯願忍受，而默祝時間要和在煩悶時一般地延長。

在我們的談話裏，外祖母替吾們約定到開學時一同到上海，路上大家都有照應，玫也省得家裏另外着人送了。那時我萬分願意的應允，她也笑着對外祖母說：「早知稚哥哥也在上海讀書，路上來往有伴，母親從前也不至嫌路中有什麼不便了。」

這天分別時的情緒，吾也不再告你了，是怎樣的複雜而錯異，又是浮宕而纏綿，要寫也無從寫起。到家後，默坐了只是尋思，當夜枕上，又做了許多從沒做過的美艷而淒惻的夢……從此以後，平靜的心曲，被這一絲微風，牽引起一番濃大的情波。

寫到這裏，時間已經在十時後了，母親已促了我幾次早睡，此時再也不能不聽她。精神又疲得很，手已木強得不能再寫。正壁，日子長哩，你靜待着你好友的續信罷。

祝你愉快！

仲稚 十三，七，二四 燈下

今天早上，頭眩得不能起身，本想再加入幾句話，但是已不能了，往後再談罷。 二五晨

又及

二

正壁：

你的信於二星期前收到了，你勸吾不要如此亟亟，待病愈再寫，我很感你的好意！但是現在我又覺得不能不寫了，不能起床已十多天，靜眠時的心情又是機織般的煩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事又波浪般滾上心來。世上的悲哀事跡，莫再慘於悼亡；數年靜好，一旦生離死隔，叫我怎不傷心？我自己知道，除非她再來人世，那我的病是不會起床的了。你是「芭蕉的心」的著者，你決不會也說我是情癡吧！

昨天晚上，我用的毛巾破了，母親在她死后未曾揭開過的衣箱裏取出一條新的三角牌毛巾，無意地瞥見，又觸起一番舊事。她有哲學的玄想，而對於任何事物，會感起深妙和奇穎的快論。我的愉快的歲月，幾乎都在她這般快論中消的。正壁，寫這信的動機是這般起始的，但又不能不

續前信所未完，然後再及於我心裏所極要寫的。

自從那天在外祖母家吃飯和她晤談之後，到開學的隔日，她家命人來約吾，在外祖母家會了一同去。我就十分高興地提了籐包，辭了母親，母親又囑我路上小心照顧她，又恍惚知道我心中所思似的，說道：「你照應了她，於你是有莫大的利益的。」

到了外祖母家，她已先在了，依然是那天的服裝，面上十分高興的神態，很親熱地叫我「稚哥，」我也做出十分自然的神態，和她搭話。我們就一同辭了外祖母，雇黃包車到車站，我代她買了票，在車站上，我覺得自己十分驕人，因為有這樣一個婉麗的女郎和我同行，他人應該怎樣的因羨生妬呵！平日在人前慣於默默俯下頭的，這天却傲然四矚，睥睨不可一世了。

這樣細微瑣碎的事情，我不再多寫了，就直截告你我們倆婚事的締成罷。

到了上海，各自回校，我倒不好意思先寫信給她，她的信却先我而至。她的信寫得十分大方，雖然初次通信，却泰然告我道：「我希望稚哥不要因通信而時常求我會晤；因為一則受了學時髦的嫌疑，又容易遭人閒話，而且於雙方均無好處；二則會晤時間很短，別后又頗與意外的悵惘，

不如暫時不晤，待暑假中在家時會晤的好……」我果然依她，我們就約定了一星期一通信。信中的語句，暫由清淡而入於濃麗，二個月後，她的信裏，竟有如「哥如愛我……」一類的語句，也無心寫下了。

我們倆的情史的前半齣，總算十分順利而絲毫未經挫折。我們在上海通信如織錦，不知超出了一星期一次之約，竟有多少次；在故鄉一方面，因為外祖母的慫恿，由舅母竭力向對方提議，竟蒙許可而訂下婚姻之約了。後來她會告我，清明節那天的吃飯，是外祖母特為我們二人設的，因為她的母親怕她不願意，所以設法使我們一晤。

現在還十分懊悔，說來又可笑，這事本想不告你，但垂死的人，不怕你當著面再取笑，所以也告了你吧。在故鄉裏已替吾們訂了婚約，吾們自己都沒曉得，在端陽節的前一日，忽地收到她告我她在患病的一封信，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我終天在教室中愁眉唾口。到了端陽日，我便一早到她校裏去看她。在病室裏，親戚的探訪，最不容易引人注意，所以我決意應她之召而前往。但是去得太早了，女校的校門，晨間是啓得很晏的。沒法，在校門口徜徉來往，心焦到了極度，好一回兒，

校門方啓，我急急走進門房，在簽名簿上寫了自己和被訪的人的姓名及關係，而且在「訪問事
由」項下寫上「奉母命探病」字樣。門房似對吾作特異的注視，又引起了似與異性初晤面時
那種趨起不安的神態。

待門房往裏面通報再出來時，已奉到舍監先生的許可，他就引我入內，再由一位女僕引我
到她的病室裏。她的病室坐落在全校的西偏，是幾間高爽的平屋，地板離地有二尺高，牆壁都是
灰青的油墨漆的。走上迴廊中央的五層石級，到左側最盡的一間，女僕指點給我，叫吾自己進去，
她自己就轉身退去。

這樣的敘述又太煩麻了，下面就直截些說罷。

她獨自靠在一隻籐椅上，面對後窗坐着，當我的左足始提起而將跨下時，她已覺到而站起
身來，白衣的飄宕，拂迷了吾晨間始醒的雙目，很婉轉的聲調，刺入吾塵俗的耳膜：「我知稚哥來
此必很早的，所以吾在五時半就起身了。沒有什麼大病，我們坐着談天吧！」當時我問她的病狀，
她忽面紅了，支吾地回吾說：「稚哥不要問明白吧，我們女子的病，有許多是不便告訴你們的！」

我雖然不再問了，可是心裏十分納罕，待她日後告了我，我始恨當時見小識淺。

她自己坐在床沿上靠着被，將那只藤椅移在床畔讓吾坐了。女僕送過茶來，吾們開始談話。二個多月不會見了，我時時偷覷她面容，微笑是她時刻所不離的，頰上嫩紅比往日稍褪，一雙靈動的明眸，使人感到天真的愛，至不可言度。當時的談話是寫不完的，而且瑣碎至于不盡憶記，我就告你那樁要告你的事吧！

她自己承認她是一位狹義的愛國主義者，她自己所用的一衣一飾，無不都爲國貨。她曾在信裏告我，世界上如果母親是存在的，那麼國家也永遠存在，（你不要以爲她的肯定沒有邏輯，她也有她的理由的。）我們因愛母親的緣故，不能不愛國家。她又不喜穿綢衣和皮衣，以爲那都是傷害生命的代價，穿在身上使人不忍。所以她一切衣服，幾乎都是自由布做的，她又告我道：「自由」的名字題得怪有意思，吾們愛國，都爲自由，而買國貨，又爲了愛國！吾們用金錢的代價，因愛國而買到日常與自由二字相親，這是多麼便宜而且又悅意的事！我很佩服她的宗旨，他又告我，同學們因此都戲叫她「自由女神」，她也受之不辭，我也以爲她很有這種資格呢！

時間最是可厭，要牠慢時牠故意地加速；昨宵枕上推牠快些，牠又慢得令人忿無可忿。聽得時鐘敲十一下時，她就推被而起，俯首到我胸前，微聲語吾：「今晨恰好同學多數回家，下半年牠們都要來看我，否則我又要求你午后再來，好在暑假將到了，我們暢談的日子正多呢！你不要悵悵，我的心情原是你一般的……」她的口脂是何等芳烈，她的髮鬢是何等馥郁，她的肢軀是何等柔娜，那時我恨不得將她抱在懷裏，竭吾的摯情去溫存她，明知即使如此她也必不嗔怒，可是我終究是弱者，沒有舉起雙臂的勇氣。但是日後我又非常悔恨，如果當時我們知道已訂婚約，我們就毫無避忌的那樣做了，即使他人關見了，也沒有什麼大礙。正壁，你不以為這種的悔恨是無謂嗎？在結婚後，這種缺憾可以千萬倍的補償，值得什麼還去提起？但是，我自己也莫明其妙，我現在還覺得錯過那天的機會是十分愚昧，而且想起時還覺茫然。難道處女的豐柔，有異樣的仙感，使人動情悅意嗎？結婚後，我曾向她說起過，她對吾道：「如果那天你真的和我摟抱，我也決不抵抗，不過又要感起我幾天的心裏不安靜吧了。」

一寫又已數千字，手木強到再也不能提筆，我要去睡了，再會吧！

仲雅 十三，八，十五

三

老友正璧：

自從那天寫信給你後，一隔又是一個月，現在你館中大概已開課了，孩子的天真，也能減去些你身世的淒涼嗎？你二次來信問我病狀，我一次都沒有答你，你該原諒我那幾天實在因體熱增熾而至昏迷如睡，而且聽說似乎你來看過我，我也沒有曉得。這幾天熱度低減了，勉強可以起身。現在趁母親替我去贖藥未還，犯了病中的禁約，又告你前此未盡的事情。

我身體越熱越是想得利害，在昏過去的時候，恍惚她在我懷抱裏，在稍清醒時，幾乎我眼光所到之處，就是她倩影之所在。上帝呵，我們本來都很美滿的，何以要施以這樣「精衛難填」的缺陷呢！

我現在要告你的，是我們當時最豔麗最幸福的一段，然而在未動筆而思索之前，腦筋如絞

斷一般，說不出是酸是痛。但是我要忍痛告你的。

那年暑假和她同車回家，母親告我締婚之事，我喜歡到坐臥不安。但是我又擔憂起來了，此後吾們怎能再和往日一般地晤面呢？眼巴巴望到暑假中可以時常會晤，又被這可喜的婚約反而打折了興頭！但又不知她知道了這消息歡欣到若何程度？

但是可喜的事情接着又來了，原來外祖母念母親孤獨無依，所以設法于暑假中就替我倆完婚，她的父母並不反對，我就喜得糊糊塗塗地和她行了婚禮。那時你還沒有和我同校，否則你也一定要參與吾們的婚禮吧。結婚後的生活美適到不可描寫，我要引些古人的詩句來形容，病中一齊忘却了，不知由何寫起，只是「嬌妮風華」爲人間一切的遂意事所不能比擬而已。

關於三角的問題，上次信裏本來必要告你的，不知爲什麼，後來越寫越遠，竟不及加入了，而且我也忘懷了全信的言辭前後不相附合。朋友，恕你老友病中的健忘吧！我今日不能再多寫了，以下就專告你這事，而且就借此暫時結束此信。

在她的衣箱內，完全沒有一件舶來品或絲織品的衣服，自由布是她唯一的愛物，她嘗勸吾

也用來做衫袍，她又說：「在他種衣料沒有穿破之前，不妨用自由布作面，用穿過的他種衣料作裏，這是很經濟的方法。在提倡國貨的過渡時代，把已做的舶來品的衣服撕毀，實在愚不可及，錢已賺去了，毀了有誰來償你？只要這麼辦法，幾年以後，舶來品就無意中漸漸消滅了，而且於個人經濟均無妨礙。」正聲，你不要以為她的說話十分迂闊。我因為醉于她的愛國思想之下，也甘心拜倒在她裙下而從命了。但也幸虧她有慈明的父母，能從她這樣宏願，在嫁奩中沒有一種非國貨攙入。

當然不用說了，她日常洗臉用的是三角牌毛巾。有一天，當她在洗臉的當兒，我戲呼她「自由女神」，轉輾的戲謔，引起她一番深有意義的妙論。

她說：「我承認三角是愛情的象徵，所以吾們重視愛情，吾們就不能不頌贊三角。這話怎講呢？吾們試用數學符號來代替三角，以三角為甲、乙、丙，甲乙代替男女，丙是兩人愛情的混合點；當愛情濃到極點時，甲乙二個體便融成一個體丙，在平時，仍退回至原位，二人依舊是同樣有獨立人格的各個體。假使有了第四角丁，那就要使愛情破裂了。甲向丙，乙向了丁，不等於二對男女的

戀愛嗎？所以我以爲用方式來代替愛情，莫過於三角那麼來得適合了。總之，這也不是言語可以說得像的。你試畫了一個三角形，再去對之聚神凝想，那就各人會各想出奇妙的巧思，或竟有解釋得比我還精密至於萬倍而且有味的。我所以愛用三角牌的用品也就爲了如此。」

當時她所說的，比了我紙上寫的，不知要動人幾倍。你只要看了畫家所畫的或攝影家所攝的跳舞圖，再到跳舞會去參觀，那一種則呆板而無生意與聲息，此則輕飄淺颺，歌樂動心，如登天上，如飲醍醐，不又相差天壤？吾恨吾的天才不足，每每不能儘量將她個性表現在筆下，吾辜負她了，也是她的不幸呵！

今日不再寫了，防再過傷精神；你問我病狀，我又將忘記，恰好想起，順便告你幾句：近來又添上了咳嗽，夜間煩燥至於沒有一小時入睡。我知道思慮決不會促人壽命，我的確是三年歡樂所釀成的消渴，我不懊悔，我反嫌病輕，索性和她同時入暝了，豈不省得將來上天入地求之偏而再不得？你不要用什麼話勸吾了，你如有暇來此，吾們可暫相晤，大約不到秋盡，我將與君作來世之約了。但是此後信依舊要寫的，你靜待着吧。

我又想起一樁事來，你的在暑假中晨夕相伴的所愛的她，現已負笈千里外，你不感到異樣的寂寞嗎？我在此默祝你倆的未來的曼福！

你的老友仲稚 九十八

四

我的知友：

你不辭風雨，在館中告了假來看吾，使我感動到坐臥不安！你說，對於吾實在沒有言辭可說，雖然在友誼上不能不加以勸慰。你的話真是知己之談！但是既然明知無益，還是推開了說別的罷。

下面是一段慘史，在未下筆之先，我已心憤至於全身作顫。正壁，我希望別人的情史中，永永不要攙入這麼同樣的一段事實。

去年暑假，我和你同校卒業，她早已因身娠停止入學，這件事我很覺對她不起，又覺得節育方法實在誤人不淺，然而她不因此怪我，而且勸吾不要過意不去。吾們就在這互相勸慰中將這

事攔下了。

我要詛咒上帝，爲什麼平空生下那種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般的軍閥，來擾亂世間一切的和平。他們是人世的贅疣，難道上帝視他們的橫施暴行，算是替代他施行賞罰嗎？我要問上帝，我們倆犯了什麼重罪，而至於該受這般的慘罰呢？

她遭死之慘，想你大概已知道，不過詳細的情形你不知道吧。去年戰事初起，交通卽已斷絕，我甚恨自己不會在上海做事，那何至有如此結果。當兩軍正式交綏時，吾們鎮上紅十字會已成立，我心裏大安，以爲萬一有不虞之時，母親和她可以在會中暫避。不道我的期望太高遠了。會中做了富室寄存東西的所在，沒有大宗的金錢捐入，決不由你自由進去。我知道了這個消息，急得幾乎發狂，好容易轉托了幾個朋友去介紹，方能在某軍衝到鎮上的隔背遷到會裏。那時會中人已塞滿，幾處預定備緊急時用的屋子，已被箱籠堆得不能容足。她又是個懷了七個月身孕的人，受了不知次數的驚慌，又加以得不到遂心的衣食，她的箱籠，全在家中未經搬動，她所愛好的事物，眼見將完全被人攘去，使她尤其痛心！他因此小產了。就此斷送了她的生命！

她始覺腹痛時就告我，我還不在意中，還是母親有經驗，說防她要小產。沒法，在堆滿箱籠的一間屋子裏，我替她設法了一處舖位，幸虧四周都是箱籠，否則在衆目睽睽之下，叫她如何睡得下呢？那時她又記念她的母親，爲何也不到會中來暫避；外祖母也不知消息，幸虧同事王君之妻李夫人，和她有幾面之雅，坐在一旁安慰她。我急忙去找醫生，問了不知多少人，方才找到，我告他說吾妻怕要小產求他帮忙一事，你想他對吾說的是什麼話？

醫生雖然不是他一人，但是其餘都是些半路出家的助手，他真是一隊之長。他穿着洋裝，態度十分驕傲，當吾的話還沒完畢的時候，他冷冷地微微一笑，說道：「你弄差了，我們紅十字會裏的醫生，只會箱鉛彈，縛綑帶，怎會做這種污穢事呢？你再想想別法罷！」他說畢，不待我再說別話，便傲然和別人招呼去了。

正壁叫我如何辦法呢！急急回到她臥處，她正又疼得在被褥上掙扎，面色漸漸灰白了，髮兒又散了二肩。李夫人和母親在旁急得手足無措，一心希望我帶着醫生來，不道僅僅成了一個幻想！這時我急得哭了，李夫人却安慰我說是不妨事的，我雖知她已有生產的經驗，可是在這風聲

鶴唳的當兒，即使孩子安全的產下了也如何辦法呢？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不幸的消息又接疊的來臨了。上帝呵，你生生地必要送她到死地，別的時候都可以，爲何不早不晚，而偏要在這金風鐵雨之中！

那天晚上，是個層雲滿佈的黑夜，不幸的消息在難人中傳佈了，說是某軍到鎮後因嫌人家無物可搶，聽說紅十字會藏有大批箱籠，今夜決計要來染指。這事其實在我們不寄箱籠的人儘可坦然，只消在他們來時暫避一避鋒頭已夠了。可是她如何辦法呢？果然是小產，索性產下了又可想法；但是她只是掙扎着呼痛，我心裏也是沒法得怎樣的痛呵！好好的天真的靜女，生生被吾害得她求生求死都不得！兇暴的兵士又將來臨，她又不能步行暫避，她四圍的又都是他們的目標。叫人抬她呀？誰知也是做不到的事了，大家的性命，在大家自己估量起來是一般可貴的，在這時候，有誰肯做這種真的無量功德的好事。我決計叫母親和李夫人暫避，我拼死伴着她不走，但是風聲一陣不好一陣了，眼見得會中避難的人一個個將走完，院長已申明不負責任，母親又迫我同走，李夫人又迫母親同走。這事叫我十分爲難：她們如果和我一同不走呢？李夫人是一位

少婦，設遇意外，如何對得住王君？如果她一人獨走，而不和母親同走，設路上有不妥，我也如何對得住王君！時候又緊急了，什麼也沒有時候商量，叫我如何辦法呢？她又張大了眼兒向我含悲看着，恍惚哀求我不要在危難的時候遺棄她，雙手雖仍捧着腹下，也不哀呻呼痛了。我真不應該，保護友妻的責任戰勝了拚命伴着她的自利心，不知爲什麼生生硬着心腸把她遺棄了！正壁呵，用世間一切的鋼鐵鑄成的刀劍來副我，我還覺這種責罰太輕，我如何應該把我終身的伴侶而又彼此相敬愛的在危難中遺棄了呢？那時正是我表示出丈夫的責任的時候，偏偏把衆人所不肯錯過的機會自己放棄了。

她的神色好慘苦呵！當吾們硬着心腸拋棄她的時候。吾們三人在黑暗中摸索到離會數十步外的一所竹園裏，大家在暗中席地而坐，一些聲息也不敢做作，曉得外面皮鞋聲得得走過時，我們都不期然而然的四肢作顫。我呢？軀殼恍惚不是我的了，她的悲慘的體態，一刻深一刻在我眼前出現！我的愛人呵，我一定要回來伴你！我一定要回來伴你！可是心上如此決定，身軀再也站不起來。

半夜裏，天忽下雨，我要到會中探聽，母親死拖着，我衣襟不放。我又不能作聲對她說明，只得重又坐下！衣衫都溼了，如果天明了，還不能到會中去，那如何在此躲得過呢！我和母親或許還不礙，可是李夫人又有許多不便呢……

吾不是學說書的人，買關子，說到緊要時，請聽的人明天再來，吾實在心疼到不能再寫了，讓我歇息一會子再寫吧！良友，再會！

仲稚

二四晨

五

正璧：

二十四日的信想來還在途中，我又要寫信與你了；有了寫信的機會而不寫，一旦溘然了，又要留下無窮遺憾。上次將寫到她死的慘狀，忽而停筆，現在雖然續寫，可是你猜吾寫此時的心裏又是如何的悲痛？

曙光在東天微白時，微窺到路上有些鄉人來往，我大着胆走出竹園探看，許多老鄉婦和小

孩都將人家屋裏的另星什物若櫥櫃之類搬着走。人類間酷好彼此「乘火打劫」，有智識的尤其做得光大無瑕，我們怎能單怪他們呢？一經探聽，便知軍隊又開拔向前方去了，鎮上已不剩一兵一卒；我等不及告知母親，便三脚兩步跑到會裏去，要到她睡眠的所在。那間屋裏箱籠少了許多，剩下的都被用刀劈開了，另星的物件散碎了一地，我急忙推開了破碎的箱籠，急急跑到裏面，到她睡的所在看時，呀，我不自主地一陣暈過去了。

呀，她死得好苦呵，下半身上壓着一個重大的箱子，四圍鮮血滿地，眼見得她已無望了。我急忙將箱子推開，俯下身子，顧不得什麼，去抱持她時，她恍惚還睜開含痛的雙眼，對我看了一看，口裏「恨」的一聲，就瞑目不動了。呵，人類中竟有這樣殘忍的手段嗎？箱子是誰壓上了的，不問而知也可推想。她那副平日所愛的全幅條子被單做的被褥，完全沾上了血跡。數年恩愛，付之刹那，想到她遭死之慘痛，叫我何以爲情！我緊抱着她再也捨不得放下，模糊中思量了一番，忍痛連忙跑去告訴母親，她們倆也急急跑到會裏，母親忍不住要高聲大哭，我連忙止住了，大家一同商量善後的方法。

當時我與會中人商量，虧得有一位年青的時君，對我十分表同情，他自專主替吾找到一間沒人出入的房間，我也忘了什麼避嫌，和李夫人同母親將她連被褥一起抬到那房裏，時君也從旁幫助吾們，他又招呼下人將那處血跡打掃乾淨了。我們在那房裏方能定心察她致死之因，李夫人揭下她的下衣，多麼傷心，小腹都破裂了，皺布的襯袴上的血還未乾，破裂處還淌出深紅的餘血，好似一朵風雹下的仙葩，踐蹂到香消玉化，李夫人看了也嗚嗚痛哭。她的慘死的影像，永遠深刺在吾腦中；吾要纖細無遺的告你，吾實在無此描寫的天才；我恨不能取出吾腦中的影片，用照相法印下來寄你；以防吾也死了，這影像將永永在人間消滅，可是誰能做到這種事呢？此恨只有付之一嘆了。

軍隊既去，王君在上海回來，吾們一同設法將她抬到家裏。朋友的熱情，竟殺去了我許多悲痛，也是始不料及的。正壁這二次的信，叙得太緊湊，怕不易使你動情，但是在我下筆時，却比了寫在二次的信，痛心動情得多了。

以後的事再告你吧！此信雖短，却腦昏得吃不住了。再會！

仲雅 二五日燈下

六

正壁老友：

你的信收到了，你說你讀了我那二封信十分憤怒，又立誓要將慈善之黑幕佈之人類之前，以求公平之判斷；又說她的死，是爲慈善機關所殺，在我沒有失責，而且也不關兵士之事。呵，慈善機關而有殺人之行爲，滿佈全世界的慈善機關，便是滿佈全世界的殺人機關了！可怕呵，這全世界的……

今天我續告你兵劫後情形，及她的死後。

剛才離家二天，家裏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地上什物堆積到二三尺高，房中箱櫃無一不打開，幾只籠子幾件什物倒在門口外。我們倆寢室裏的景物尤其使人心惻，牀上的透涼羅的帳子，已撕成片片，箱上的鎖搭，無一不毀壞，尤其使我心慘的，她的母親送她的預備小孩用的毛冷的圍涎和尿布，散碎了一地，幾件自由呢的小孩穿的水手裝，也踐踏得污穢不成模樣。她平日所愛

的東西，無一不糟蹋到不堪再御。她如果還存在，即使她見了心慘，然而有我可以安慰她。現在她死了，我反而見物思人，不禁悲從中來，有誰能安慰我呢？

在我未和她相識以前，認為終身的伴侶的書籍，沒有一部不打散了碎在地上，蹂躪得不成模樣。我當時以為是兵士們搶劫時留下的成績，不道——呵，說來更使人痛忿，你讀過某君的歷劫始末一文嗎？我介紹幾句你看看罷：「當此口軍大肆搶掠之時，復有不良之紅十字會中人，混入人家室中，搜取書籍字畫，取其古而精者，捆載下船，其餘概行撕破，棄諸糞穢，使之不能復用，滿地亂堆，幾如山積……」彷彿是替吾書室做歷劫記，呵，我覺悟了，慈善二字，原來他們用以為欺人之護符，報紙上的歌頌功德，都是他們自己在那裏吹牛，他們原和兵士一般暴戾，一般會殺人劫物。唉，他們也有慈愛的母親，也有摯愛的情侶，也有寶貴的寵物，他們的腦筋不知簡單到若何程度，「己所勿欲……」這類思想，在消滅了他們形骸之後，也不會悟得！唉，我反要可憐他們，他們在世界上原來只做了一生無知的蠢物，做了全人類咒詛之的。

但是做歷劫始末的那位某君，他自己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一個鄉紳，當保衛團將土匪搶

掠的東西查抄出而堆寄在他家裏，候和平時待失主去認領，不道于一夜間被竊賊竊了個干淨。這種滑稽的揶揄，誰也要痛心的忿怒吧，唉，我再有什麼可說呢！……

在這樣混亂情形中把她艸艸殮了，我把她濺滿血的衣衫和被褥保留着，不加以洗濯，做我永遠的紀念。血是生命的至寶，她的血就可代表她的生命的真跡，我在夜間無夜不是抱擁着血衣而眠，除非是不住在家裏的時候，血濺的被褥，也做了我靜夜中唯一的貼身伴侶。她遺留下的只是這麼一絲絲，況且又是她支體中遺下的，無論若何吾決不再輕輕棄離了，我即使生命終了，我也要帶入棺槨，我要把她的血跡和我的混在一起，即使地球毀滅了也一起毀滅，不願有一朝再是分離到不能再合！

她的遺體現在還厝在宅左的一塊荒基上，我決計待我死了一同下葬，以省許多手續。她的母親知道這噩耗，已在她死後一月，她來弔時的慟哭，母性的慈愛，使我不知也下了幾許眼淚。她雖然因愛她女兒而並不譴責她女兒所愛的我，可是我想起了當時拋棄她的情形，使我對之惡顏。我正是她們的仇敵，我是放棄了丈夫的責任而殺死她的仇敵，有什麼可以原諒而還值得被

人見愛呢？那時我幾乎憤怒到要發狂了，要自己加自己以莫大的責罰，以報復殺死我愛人的不共戴天的仇寇。我把當時「棄絕她的我」做二個人看待，我爲愛她的緣故，不能不仇視我自己！正壁，你想吾這時的襟懷何等地艱難到難分。恩仇，我只有說不出寫不出的自忿！

從此以後，我覺得世界上一切情形都遭了變換了：院子裏素日開時像情侶對話而作微笑的花朵，她們都對我作怒目的仇視了；鳥兒也放棄牠們的歌唱，只管晨夕在窗外咒罵我的無情了。尤其使我心痛的，那將下未下的夕陽，恍惚湧浴在血之海裏，使我又想起她慘死的情形；當那月亮徜徉在青天碧海時，使我心潮起伏，越覺得衾冷枕單，往事油然重現。我在這樣的光陰中已過了一載，此後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朋友，我不久將與你別，但你切莫愴傷，你應該慶祝吾們倆，不久將在人人所希望的天國中作永久無違的會合，你明白了這個，你或許反要因羨生妬哩。一笑！

七

仲雅
十三，十二，晨

我的摯友：

我自己覺得很幸福，得寫這封和你告別的信；我恍惚現在我已得了直進幸福之門的大道，比什麼事都來得重大而使我值得如此欣喜。

你不要以為垂死之人的言語，與他生前沖突；那麼你上了曾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當，就要把我的信當作臨死之人的囑語了。

昨天醫生來替我診治後，到外面去只管對母親搖頭；我早從外祖母來看我時眼紅的情形裏悟會到一切了。她們此時何等傷心，我心頭却反無限歡樂，說不出的歡樂！你只要想：一個人已預定了和他愛人歡會的密期，而且這密期又即在眼前，而且將是永遠的歡會而無盡期的，那麼你心上應該作如何思想？

昨天晚上，是一個晴空無雲的月夜，她們都在疲倦中睡熟了，我偷偷走下牀來，一個人輕輕走出房門，又無聲息的開了左側的小門，到她厝棺的所在去。吾要預先告她，吾不日將來和她久聚了，省得她在那裏等得望眼欲穿。

走路時覺得四邊一切多在移動，下肢也軟弱得要屈將下來，吾用喜歡的心情來鼓勵吾在生前並沒用過的勇氣，一逕走到她的棺前。地上的枯黃的艸，在月下是和其他一切一般的灰白，吾努力地在棺旁坐下，涼露恍惚一陣陣沁到吾心底，頹弱的身體在微風裏似乎可以吹得起來。心潮涓涓似水，往事又一樁樁堆上心頭。我用吾所能支配的全副精力去阻止他們的重現，最後雖然只是失敗；然而畢竟遠遠不如吾此時欣喜的心情的熱度。我在她長眠之地曼聲作歌——

自由的女神呵，

吾要回來了！

在世界上的一切花和光，

都沒有你那般窈窕與豐潔；

世界上的一切慈和愛，

都沒有你那般纏綿而悱惻；

我可以一切都捐棄了，

如果要將吾的手在你掌握中扯出呢，

上帝呵，

我如何也不再依從你！

。

什麼也沒有這般溫存，

當我傾側在你懷抱之中：

甯願一切的海水都枯竭了，

吾因此而渴死，

吾不願在你懷抱中掙出；

甯願一切的山嶺都坍塌了，

吾因此而壓死，

吾不願在你懷抱中掙出！

自由的女神呵，

吾要永久的回來了！

「當吾得到『自由』時，吾好似一棵垂死的小艸，得了甘露而復生；在吾棄絕『自由』時，好似黃葉棄離他的生命所寄的大樹，一任秋風之擺佈，已失却了自由；我要覓到已失却的『自由』，那只有神聖的『毀滅』；我不咒詛『毀滅』，我悔我萬不該在應該擁護『自由』的時候，把『自由』反而棄絕了；吾現在萬分的願意懺悔，又不知何從懺悔起！呵，自由的女神，吾無論如何要上天入地的找到你，你的所在，便是吾魂靈之所託，女神呵，吾如何也必要回來找你……」

在曼吟低語聲中，不知在什麼時候，吾躺在霜天下的濕地上睡着了。夢中不知飛越了多少山嶺，飄浮過許多大海，進過高巍深邃的幽宮，探過縹渺虛無的仙闕，只是芳跡寂然，音容驟逝。正在進退失據而感到萬分悵惘的時候，忽聽得母親和外祖母含哀的喚聲。張開眼來，方才知道自己睡眼在晨曦始照中，連忙想站起身來，只覺得四肢如繃，再也支撐不起，母親同外祖母把我扶

起，攙入室中，依舊使吾躺在牀上。吾深怕母親責怪我，叫我應於回答，然而她今天却一語不發，只是對吾皺眉愁視。呵，母親，吾多時忘却的母親，今朝始又憶起，可是太晚了，什麼也來不及了；期待着在來世的舞臺上，再補報你今生的慈愛吧！

吾竭吾的思想和體力寫成此最後的一封信，吾還要對世界表白一切，借你的宣傳，或可使世人知我這樣一個小小的垂死的人，他雖然為情而犧牲，却還繫念從生前的世界。我咒詛世間，何故處處設有機穽，以一見他人之陷入為樂事，然而他自己也時刻有被陷入之危險，他始終不會悟得何不彼此諒解，將此機穽當着彼此之面殲滅了，以消除世間一切的悲劇，而大家都生活在幸福快慰之中呢？

我的摯友，永別了，你預備你用以蓋在我倆墳上的燦灼的花圈罷。我倆等候着你們來憑弔時，雙雙的儼影，並映在我倆的坟土之上，以增加我倆在泉下的冥福！

末了，我還要祝你倆永久的曼福！

你的知友仲稚絕筆 十一，四，晨

邂逅及其他

異鄉

離了我生長着的親愛的故鄉，遠着我不曾遠離過的慈愛的母親；到這我夢裏也沒想像過的異鄉來，和許多不曾相識的人們廝守着——這是我自有生命到現在，還是第一次！

在平時，我常常癡想：「在世界上生命們之中，最不能了解，或善用「愛」者，要算最有理性的人們了。因為多數生命們對於唯一的慈母，決不肯暫時互相棄離的，除了誤解理性，或受環境逼迫以外。然而人們呢？人們底母子間的「愛」，又怎樣去成全呢……」

這問題現在也輪到我自己身上來了！

我不能忘記，我永遠不能忘記，當我同我母親和姊姊別離的那時候；伊們對我發揮着「伊們對我的愛」。這影像，我現在實在不能形容，不能用描寫來形容，大約人們自己總能理會罷，因為人們都有母親和姊姊的。

這天的晚上，第一天離開吾故鄉的晚上，勉強地和許多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吃了一碗飯；多數的人還在吃得很高興的時候，我已從飯堂裏退出來了。

浮蕩而又不安的神思，時時把過去的一切影像，交替着在心裏出現。沉悶極了。回想昨夜和姊姊在燈下猜拳，母親在一旁替吾整理行李，這時眉梢頭雖然都聚滿了慘苦的別意，但也還能開懷作強笑。同是一個夜裏，同在一般燈光底下，孤獨的心弦，怎能再勉強彈出歡笑的情緒呢！

無意識地回到自己暫時派定的寢室裏。睡鐘未下，就很匆促地卸下衣裳，爬上並沒睡過的簇新的牀鋪上去。在黑暗中，閉上眼，想停神睡去。

但是不能——不能睡去啊！

閉上眼看見的影像，和沒閉上眼看見的影像，太相懸殊了！

★ ★ ★ ★ ★

「姊姊，我們玩動物牌罷……」我恍惚坐在我姊姊底懷裏，手牽着姊姊底手，很高興地說。姊姊似乎點點頭兒答應了，我就歡天喜地把牌找了出來，我倆就在一張小桌子旁對面坐下。姊

姊幫我打牌搶和了，就一張一張揭起來。漠漠糊糊地似乎老虎啊，海參啊，馬啊，狗啊……都被我揭到了。那時姊姊也似乎很得意地抬起頭來，對我嗤的一笑；我心坎上的愛絲，也表現在微笑裏，和伊相呼應。一會，姊姊喊聲「我齊了！」我便把自己所配成的對兒攤了開來，數了數目，告訴姊姊，就伸出一只手兒，攔在姊姊面前。姊姊便按住了我底手兒，輕輕地打了幾下。當時我們倆底眼兒相對看着，唇上露出微微的笑……

這種微妙的神情，用繪水繪聲的手法，也永遠繪不出來！但是今晚——或許是永久——却依舊盤結在心幕之上。

★ ★ ★ ★ ★

「鐺鐺」的鈴聲，把我從將盡的夢裏喚醒轉來。張開睡眼看時，原來還孤另另地睡在一間沒有睡過的屋子裏；這時通室電燈大明，同室的學生都從外邊陸續進來。

他們開始講閒話，偶然看到我的牀上，看到我牀上貼着的名字，輕輕地說：「這位是新學生呢……！」

一句沒有要緊的話，却引起我一番無意識的思潮來：「新學生」……呀！我初進高等小學的時候，人家也都這樣稱我呀！（不過那時是走讀的）推至初進國民學校時，我雖然記憶內沒有這三個字，但推論起來，總也是一般的。做了一年新學生之後，我就要稱人家做新學生了。究竟「新學生」是一種暫時的稱呼呢？還是固定的稱呼？我不能回答，或許他人也不能回答吧。

我忍不住嘆了一口氣，他們就借端和我開始說話了。——

「夢月，大約你是初次離家嗎？——因為你年紀還小……」

「是的……謝你見問……校裏明天不就上課罷？」我勉強地回答。

「——總要過六七天呢……你明天起始儘着玩罷！你要買東西嗎？倘然不曉得買的地方，我可以告訴你……」

我這時也就忘了心中一切，同他們講起話來——講到哪位先生好，他管理很寬，人又和氣；講到哪位先生不好，他教書要學生背誦，又怕學生問他……又講到我底離家的事，——

「夢月，我知道你初到異鄉，心裏一定非常無聊，但我以為不必。你可以允我把這理由告你

嗎？……」

「謝你這樣安慰我……你儘管講着，我沒有權力可以不允你……」

他就開始講下邊一大段話——

「當我在家的時候，我也不離我母親底左右——除了到學校去——有時偶然一個人到親戚家，總覺着我和佢們中間的感情，非常生冷，所以時常要想起母親。

「後來到這裏來了，初到的時候，心裏想着的，眼裏看見的，耳裏聽得的，一定和你現在感覺着的一般——現出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我不必講，也不能講，你底心總能理會得。因為現在的你，是當時我底同情者呢！

「過了幾時，親戚們到這裏的，佢們都受了我底母親之託來探望我，並且轉達我母親對於我的囑語。那在故鄉覺得非常生冷的親戚們，當時反而留佢們多耽擱一會好一會，就覺格外親熱了。後來我跑到街上，偶然遇見一二同鄉，招呼的時候，也倍覺親熱，總是悻悻不捨而別。

「爲什麼在故鄉覺得感情極生冷的人們，在異鄉就覺得異常親熱呢？」那時我纔不能解

釋這個理由。後來一位地理教員告訴我：有一次他到遠省去，在舟中非常無聊，無意間遇到了一位同省人，攀談起來，便覺得十分親熱，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樣。後來又有一位英文教員告訴我：他初到美國留學時，那地方都是白種人住的，彼此言語也不能十分明晰，又因為離鄉數萬里，思鄉之念，自然比較在別處更其深切。有一天，在附近車站上閒步，剛巧一班火車經過，靠站停着，從玻璃窗的口裏，偶然看見一個同種人，那時他恨不得跳上車去，和他周旋一番，表示出他對於他底熱烈的情感……」

「那麼，我們到了地球以外的世界裏去，不論遇到一個白種，黃種……或是黑種的人，只消是人類，一定也要和佢加倍親熱了……」我猝然地問。

「那是自然的，倘然再到沒有生命的世界中，只消見有生命的東西，就很願和佢親近了……你只消如此一想，那麼，你和我們還是未來的時候在異國裏想彼此互相周旋的人，想互相表示出熱烈情感的人，自然而不覺得生疎了……」

果然，他這幾句話，把我心坎裏的過去的流動的影像模糊些了，除了想我母親和姊姊以外，

一切都不想，他所說的一番話，在我思潮中翻滾着，他這番話裏實含有我從沒放究過的一段哲理，但是他的結論呢？

靜着神，閉上眼，付着，聚精蓄神地付着……呵！知道了，他的結論，原來是叫我們——
「愛凡是人類，應該和愛我自己的母親和自己的姊姊一樣！」

這樣地付着，於是就慢慢地開始做我甜美而又快樂的夢。

一九二二，二，一二初稿，二一，改定稿

邂逅

——一封寄給上海朋友們的信——

朋友們：

一刹那的會晤，就一刹那離別了。——人生何事不是一刹那呵？

平穩地回到我底故鄉，風光依然如故；但在我長途舟車的歷程中，空時間都給了我些無意

的暗示。或者我自己這樣想罷，大自然的暗示，無處不給我們底意境以藝術的細胞，使孕育而產生真實的藝術，彼等底會合，真和雌雄細胞交孕一般，都是不期而合的「邂逅」罷了。

最不容易描寫或敘述的情緒，是久別重逢或初逢卽別時的情緒。在這無量數生命因為別離而縈結的情緒中，早醞釀成無數生命底悲哀，所以不必描寫出，也不必敘述出，無論任何生命，只消有佢底意識和觀念時，佢底同情心是沒有不明白，沒有不能互相了解的。

當我們在棋盤街分別之後，我就一直到了車站，時候還早，在車站裏差不多坐了有一點多鐘，方纔買票上車。在這幾處地方，從我客觀的觀察，又發現多數的人們邂逅的隔膜。我坐在車站時，在我身旁坐着一個穿得很漂亮的青年，他那眼光裏和鼻尖上，似乎都能表現出他底超人的尊貴，嘴裏含着一段紙烟，彼底氣味時薰進我不慣聞烟味的鼻子裏來，幾乎使我要接連不斷地打嚏。那時從外面走進來一個衣衫襤褸的貧婦人，忽地在我們——我和那漂亮的青年——旁邊站定了，向四周探望了一回，很急促地向那青年問：

「先生！謝謝你——到崑山的車票，在哪裏買？」

那青年張大他尊貴的眼睛，對伊睜着一看，搖搖頭兒，很傲慢地說了一聲「不知道的」頭兒早看到別處方向去了。他真的不知道嗎？誰也能知道他啊！

在我看那婦人表現出十分失望的神情的時候，我底識得在陌生地方的痛苦的同情心，就無條件地指使我告了伊那買票的地方，受了伊一聲很感激似的謝。實在伊也何必謝我，人們和人們互相牽連的地方也不過在此。那時那位漂亮的青年，重復睜着他那尊貴……的眼兒，對我着了一看。我從他這尊貴的神情去推測他底意境，不問而知是在那裏怪我多事了。

一回，我也買票上車，揀了個座位坐下，略略地舒展了方才感到的煩悶，就繼續觀察我當時所處的環境底情形。

我幾次在車中所見到的厭惡的事情，依舊表現在我四周的空氣之中。身上穿得漂亮的人底位置，不是比較別人占得闊些，也要把佢底皮篋藤籃，占去半個人底座位。但是一個鄉下人，或者穿得樸實些的城市中人，要想多占些位置——哼，對不住！我親見一個衣服非常破舊的婦人，領着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母子倆本來並排坐着；後來人已擠滿了，走進一個身體高大的衣裝漂

亮的人來，他用傲慢的眼光，四周找尋了一回坐位，他忽地瞧見佢倆並坐着，便命令似地說：

「讓開些！人多得很，小孩子不可以抱着坐嗎？——也占去了一個大人底位置！」

頓時四圍的眼光，都齊集在這婦人和小孩身上，像是和這漂亮的人表同情似的。那時那婦人祇得把小孩抱在自己身上，又向一旁讓開了些。那漂亮的人，仍舊不滿意似的，掏出手帕，把座位揩拭了許多時候，方才慢慢坐下，摸出香烟來吸。

這煙味引起了我一種神速的感覺，回轉頭，一看——咦！差不多全輛車中十分之九的人是吸着紙烟的。從我平日無意中觀察所知，就是平時不大歡喜吸煙的人，到了出門，也不得不買些來吸，用以表示出佢底時髦；否則就容易被人賤視。我最不能解的，就是有好多表面非常貧乏的工人，也在佢辛苦賺來的多少金錢中，抽出幾分之幾來買紙煙吸。這樣，怪不得滿車中要溢滿煙穢氣哪！

★ ★ ★ ★ ★

從前有人把人們底「邂逅」比做「萍水相逢」，其實非常真切。在那一剎時和我同車的

人——不論老的，幼的，男的，女的；以及學生，商人，農夫，工人，政客……——倘過這一剎那以後，再要想集合這原來許多人在一起，一個不少；那是一樁沒有再比這個難做到的事情。水上的萍，也何嘗不是這樣呢？我瞑目又想：想到其餘一切——我和我的親族，和我底朋友，和全世界生命和我底故鄉，和這地球，和這廣漠無際的世界；霎時的邂逅相合，何嘗和這許多人「萍水相逢」有兩樣？甚至我底精神和形體，我底形體中細胞的結合，也是偶然的，邂逅的；比了當時的情形，也有甚麼兩樣呢？

當時心緒便覺得十分乾燥，就轉頭向窗外望去。那野外的不知名的英雄之墓的頂上，長滿着野花青草，在生時希望占有許多土地的人們，死後只需要這異常微小的六尺見方的地方；我偶然憶想到托爾斯泰作品中的一段事實，不覺點頭替那坟中人懺悔——懺悔生時希望占有多數土地的無意識，和因之造成許多不平的罪惡。實在人們就是一絲一毫的土地，也何嘗能夠永久占有；不然，大地上怎麼不被死人的骨骸蓋滿了呢？所以這異常微小的六尺見方的土地，也是暫時的占有，人們真實的不能占有一絲一毫哪！

不到一個鐘點，早已到了我底目的地，我就倉車登船——到我故鄉去的船。那時已在夕陽西下的時候了。船兒雖小，因為趁船的連我只有二人，所以並不覺得怎樣。但是有樁心裏非常過意不去的事，就是趁船只有二人，搖船的倒也是二人！

船頂上蓋着三張蘆蓆，兩頭是通穿的；那時西南風很大，船逆風逆波而行，覺得非常遲慢；因為離開故鄉已是不遠，所以並不十分煩悶，只是很平凡地賞玩着河面和兩岸上的景緻。那時西天淺紅色的晚霞，反映到藍蔚如鱗的波兒中去，險些水天相接，只是被一線青綠的土地隔離。……這時我神思非常興奮，一壁玩賞着，一壁只恨自己沒有繪畫的天才，把彼繪成一幅絕妙的「夕霞照江」圖；恨我沒有文學的天才，寫成一首描寫真實的自然的詩。但我反想：「世界上原有許多的情境和神趣，因寫不出或不及寫，便都散失在虛空之中，未免可惜！」然而我們也惜不了許多呢！

天色漸漸暗將下來，氣候又比方才冷了許多，單薄的衣服，微微覺得有些涼意；我急忙行了一回深呼吸，方才覺得溫暖了些。又過了不多時候，我底可愛的故鄉，已經完全顯現在我底眼底

了。

那時打起精神，細細地在江上賞玩故鄉的風景和地勢，覺得和在岸上所見的，異常別緻，而且好看。世上無論任何事物，橫看和縱看，所看見的總是不同，正和印度瞎子摸象一般，各有一方面的緣由。

我恐怕把當時邂逅所得的種種暗示，完全散失，所以今天趁閑寫出來告訴你們。你們要嫌我多事嗎？那麼你們把彼撕去了罷……

一九二二，六，二，夜初稿 十二，改定稿

醫生

孩子病了。

徐醫生的家裏，一切都變了景象：客堂中擱几上的蠟燭上面，一對手指粗的蠟燭，在那裏放出顫動的火焰。香煙繚亂地充滿全室。室裏的人，都現出嚴肅的神態。

他夫人跑到廚房去，在竈上同樣的點了香燭，就跑出來叫他丈夫去磕頭。徐醫生果然離了客堂，跟他夫人到廚下，她替他打了一盆水，他洗好臉，就跪在竈前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他夫人也照樣行了，不過磕的時候，沒有她丈夫那般跪得直；實在不過匍匐了一回，把頭在地面上撞了四撞，又站起來拱了拱手，就算了。

徐醫生的母親，已經六十多歲了，她的心思，完全在她三歲的孫兒身上。徐醫生時常出外應診，他夫人又一天到晚要料理家事，孩子的事情，沒有餘暇可以顧到了，就完全交付在這位老太太身上。然而這位老太太，除此以外，也沒有別事可以消遣。

昨天下午，老太太偶然高興，攙了孩子到街上去買奶子糖，不道孩子忒不伶俐，在階石上絆着跌了一交，擦破了一些頭皮，就高聲哭起來了。老太太着了慌，連忙攙孩子起來，抱着回家。

醫生就埋怨他夫人道：「老太太年紀老了，孩子還不大會走路。孩子跌得受了驚，果然不是事，但是讓老太太抱了他在街上走，人家見了一定要說閒話。我要你在家做什麼呢？」

素來不喜爭論的夫人，抱着孩子，一聲也不響，眼梢頭閃爍的淚光，漸漸顯露出來了。

醫生連忙截住了話，歎了一口氣，就不再說下去。

晚上孩子在睡夢中跳了幾次，她只管摟着哭泣，醫生也一夜不曾入睡，老太太隔着壁詢問了不知有多少次。

明天老太太在家堂中和竈上都點了香燭，合家磕了頭，求祖先和神保護孩子。這天晚上孩子依舊和昨天一樣。第三天的早上，老太太第一個先起身，醫生也起來，孩子身上燙得很，母親抱着睡眠，也不得起身。當老太太看見醫生從臥室中出來時，劈頭第一句就說：

「到關廟裏去求些仙方罷。防孩子嚇壞了，又冲犯了什麼神……」

「我也這樣想。前次孩子病了，服了一服仙方就好的，就是她生這個孩子之前，倘不求仙方，怕到這時還沒有孩子哩！」醫生說時，雖然不比往日早上來得高興，却也於強笑中呈出希望的神態。

果然，醫生洗好臉，不及喝粥，就去問他夫人討了些錢，逕自出門，市上買了一副香燭，幾串元寶，專心誠意地一逕到關廟去。在道旁，他平日所注意着要買的鄉人賣騰的菜或魚，今天却一

起不想着去留意了。

走上一座五十級高的大石橋，陽光鮮艷地照在他嚴肅的臉上，呈出緋紅的顏色，路人在他身旁行過，他似乎一些也不覺得。

他看見了幾顆大樹蔭里的一座紅牆的房子，精神似乎更抖搜了，脚步也跨的大些，手裏的幾串元寶，在微風裏飄搖得撞出絃索的聲音來，和他喘急的呼吸聲相唱和。

進了廟，跨過天井，大殿上燭檯前的玻璃上紅色的「誠則靈」三字，顯耀進他視覺裏時，他的神態更嚴肅了，甚至呼吸也不敢十分舒暢。廟祝看見了，就滿面堆上笑問：

「徐先生早得很。——香燭點在那裏呢？」

廟祝過來受了香燭和元寶，站着聽他的命令。

「孩子病了，我要在華陀仙師前，求些仙方呢。」醫生低低地用誠懇的聲音告訴他。

廟祝便跑到右側的一座神龕前點了香燭，醫生也跟着過去，在神龕前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廟祝把籤筒授給他，他便直亭亭地跪着，捧了籤筒，向上向下地搖了一回。

一支籤墮下去了，廟祝俯下身去，一手拾籤，一手接他的籤筒時，他早已急不及待地站起來了，拱了拱手，就向廟祝要籤看。

「沒有仙方，仙師要你點燈油十斤哩！」廟祝凝視着從地上拾起的那支籤，皺了皺眉兒這樣說，就把籤授給醫生。

「點燈油十斤。」醫生拿着籤念，面上呈出懷喪的神態來了。

「先生，倘然自己送油來不便，我來拿也好，或者照價給錢，待我去買也好。」廟祝的嘴唇上，鼻尖上，眼梢頭，都堆滿了笑。

醫生俯下頭，躊躇了一回，不高興地說：

「我送來吧。——不過我還要問老太太的意旨哩。」

廟祝送他走出大殿，他一路懷喪地回去，剛走進家裏的門口，老太太在客堂中迎面就問：

「不妨事嗎？是什麼仙方呢？」

「沒有！」醫生沒精打采地回答。

「那也好，大概單是受了驚，不妨事，所以仙師不付仙方了。」老太太只顧自己說話，並不注意她兒子的神態。

「也不是，罰油十斤咧！」醫生有氣沒力地勉強說了出來，「但是油價很貴，要二千多錢呢！……我想，不去交了，橫豎是這廟祝的花樣，仙師幾會真的要油？」

「無例不可起例，有例不可沒例。」既然這樣，只好送去，燈點不點，我們不關事，我們總算聽了仙師的命令就是了。」老太太說時，神態也嚴肅起來。

「不，不，錢呢？」醫生喃喃地低聲說。

「那麼隨你罷！」老太太似乎憤怒地說了這句，以後就不說什麼了。

總之天地在憂愁中過去，醫生出門應了兩次診，老太太在竈前只管念佛，夫人抱着孩子，沒有離過牀，粥飯茶水，都是醫生親自送進去的。

這天晚上，孩子不肯入睡，哭了一夜，身子越發燙了，醫生也沒有睡，終夜地抱着孩子，在室裏踱來踱去。

老太太在隔壁埋怨道：

「孩子的性命，不幾十斤油喇！倘然日闌透了去，怎的這時會吵起來！信者有，不信者無，你不信神也罷，既然信了去求籤，壞了又不照樣做，怎能說不是仙師鬼怪呢？」

醫生走近牀去，抽了推睡在被裏的夫人，低聲說：

「老太太這樣說，你聽得嗎？到底怎樣呢？我又沒有一文錢。」

「那也沒法，明天你拿我的那支銀押髮簪去押了錢還去罷。家裏這樣大的開銷，怎會有多餘的錢放着。」他夫人帶些怨恨的口氣，故意高聲回答他，又輕輕坐起來，指了指梳妝檯下的一只小箱子，便從懷中掏出一個鑰匙授給醫生。

醫生會意，把孩子授給她，接了鑰匙，就匍下身子，把那箱子開了，在黑暗裏用手摸進去，觸到十幾包硬東西，便順手取了二包，再要想伸進去拿時，他夫人抽了換他的腰牌，怒目地對他搖搖頭，他連忙縮出手，將箱子關好，鑰匙依舊交還他夫人。

到明天早上，夫人又囉嗦了一回，當着老太太的面，把一支銀押髮簪交給醫生，并且囑咐說：

「有錢，就要替我贖的，不要放他當沒了。」

醫生允了，很高興地跑出去。

這天，孩子出了一身大汗，向母親不時討東西吃，到晚，就靜悄悄地睡着了……

.....

「孩子病了，」這事情他們都忘懷了。醫生仍舊每天出門應診，夫人終日料理家事，老太太領了孩子在客堂中玩耍，一家都十分安樂。

一天，醫生應了一家富人家的請，去診治一個孩子的病。那家是鎮上數一數二的有錢人家，醫生知道好運到了，臨去的時候，嘻笑地對他夫人道：

「那支簪可以贖還了，只是我也要些抽頭呢？」

夫人把他怒目視了一眼，他連忙收住笑，就態度很平常地出門去。

到了那富家，在會客室坐了，主人喚奶媽抱孩子出來。他一面問長問短，一面細細觀察那孩子。

好一個白淨的肥孩子，只是眼兒不大有神，見了陌生人，不住地把頭藏進奶媽的衣襟裏去。他留神看孩子的額上，被他發現了最重要的秘密。原來那額上，似乎擦破了一些皮膚，倘不注意是看不出的。這時他覺得對於孩子的病，已十分有把握了。

他命奶媽抱着孩子坐在桌旁，按了一回脈，又看了看舌態，就問：

「孩子傾跌過沒有？」

「沒有！」奶媽輕聲回答的時候，面上露出驚惶的顏色。

「孩子是受了驚咧！不傾跌怎會受驚呢？你直說罷，說明了容易醫治，否則你要擔干係的。」他嚴肅地柔聲說，好像法官引誘罪人招認的樣子。

奶媽點點頭兒，就俯下去不敢再抬起來。

主人在一旁發言了。

「孩子跌壞了還不實說，幸虧徐先生診出來了，明天你去找薦頭來說話罷！」主人含着怒高聲地說。

「不妨事，他們做奶媽的總是這般的。倘告訴了，說孩子跌了，怕主人要責怪，所以她們都瞞着。實在是沒用的，做醫生的總會診出來，不如老實先告訴的好。」醫生勸解似地說，又轉頭問奶媽：

「孩子是昨天跌的嗎？」

「前天。」她依舊聲音很輕地回答，又含有顫抖的聲浪。

醫生心花怒放，微笑便現在他臉上了，神態很高興地對主人說：

「真的不妨事，孩子今晚還不肯好好的睡覺，明天必發寒熱，明晚孩子如果啼哭，你們不用驚慌，只要叫奶媽抱着在室內走來走去，到後天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我的話不準，那麼日子或有差池，病狀是決不會稍差的。」

主人贊了幾聲醫生的高明，醫生更覺得十分得意，就開了一張方子，寫的不過十多種藥，大概都是些辟邪鎮神去寒的引子。

「明天請再過來診給罷。」

主人送醫生到門口的時候，對醫生說，面上露出誠懇的樣子。醫生允着走了。

明天醫生診治時，因為孩子正在發熱，所以沒有抱出來診脈。只改去了昨天藥方上的幾種藥，又加上了幾種。

過了二天的早上，醫生在家裏喝粥的時候，他夫人十分氣憤地坐在一旁哭泣。孩子也靠在母親膝前哭喊。老太太垂頭喪氣地到籠下去。全宅都罩在愁霧中了。

「倘然他們送過來，不論多少，我一起給你。這樣，你總可以滿足了。」醫生一壁喝粥，一壁輕輕地勸慰他夫人。

「當真嗎？」夫人歎歎地低聲說，把孩子抱起來，小臉兒偎着她自己的面龐，孩子也就不哭了……

醫生喝完粥，正想到街上去買菜，提了籃，腳剛跨出門檻，迎面來了一個人——似乎是一個傭人，從他衣着上看來。

「徐先生早得很……」那傭人站住了對醫生說。

醫生看時，原來就是前天看孩子的病的那家的僕人，他連忙就問：

「你家少爺的病好了沒有？」他說這句話時，希望僕人是來請他覆診去的。

「好了，今天已起來玩咧！老爺叫我送診金來……」僕人說到這裏，將一個小小的紅紙包

兒雙手奉上。

「存在老爺處罷，要緊送來做什麼呢？」他雖是這樣說，但一只手已伸起來將紅紙包接了，用指兒向裏掐了一掐，知是二塊大洋。

「少爺好得很快，而且你話又都說得準，老爺十分歡喜，吩咐賬房重重的謝你。前次李先生替太太診了七八次，也不過二塊錢呢！你老好運氣！」僕人諂媚地說着，就告辭去了。

醫生脚跟着地的急急跑到臥室去，他喜極了，兩頰緊張地展着微笑。那時他夫人正在梳頭，用雪花膏來醮沒眼眶邊的淚痕。

「你的運氣真好，二塊錢咧！」醫生輕輕笑着說，把紅紙包兒放在他夫人面前。

「他家送來了嗎？我老早猜到今天必定會送來的，」她也很歡喜地講話，精神頃刻興奮起

來了。

「那麼方纔爲甚麼哭呢？」醫生嘻嘻地和夫人打趣着說。夫人臉兒紅暈起來了，只管梳頭不去理他。他又俯下頭去，要和她親嘴，她半推半就地讓他呷了一回，方才跳着跑出去。

這時候：老太太一個人坐在竈前念佛，心頭還是忐忑地跳個不住……

誘惑

「羞啊！」他聚精養神，把一切往事，提運到一支小小的筆尖上，重複把牠化成一個一個黑色的字，一行一行地在紙面上表現出來；但是當他寫到二十多張的時候，應該緊接二樁關於他終身的運命的事，他就放下筆，於靜默中，沉思中，這樣地感觸着。他也就無心再寫下去了。

他現在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那樁事情，大概發生在二十年前，那時他正似青春的花卉，順着自然，在世界的花園中，過那互愛的生活。過去的幻影，將來的希望，在他那時的想像中，實等于零度；但是無智的熱情，忽地受了環境的誘惑，引他墮落入深不可測的罪惡之淵去。

他願意把這事忘記，因為他每每想起牠時，心頭似割裂般的總覺得隱隱微痛。但事實適與之相反，越要不想，越是想得利害，而且越發清清楚楚地將牠回映在他心幕之上。

他這時可受窘了，寫下去罷，羞愧的苦痛，在他想到牠時，已是難受，何況再一字一字地再把牠寫出，不寫罷，在往事中缺少一樁這樣重大的事，簡直還是一字不寫的好；那麼二十多張的工本，不是白白地糟蹋了嗎？

熱情的勇氣，到底戰勝了懦弱的羞怯，當他決意再提起筆來往下寫時，他自己彷彿已回復到二十年前的地位，一切回憶，重復現為事實，忘了羞愧，也忘了胆怯，熱情之流，充盈了他底心曲，他似乎仍在他最幸福的年青時候。

那時他還在學生時代，還未脫孩子的天真。一個暑假裏，承他舅父的招請，到舅父家避暑去。他舅父是崑山的一個富紳，瀟灑的性情，使他不吝解囊，在山陰建築了一座小小的園亭，當作別墅。他自幼聽得母親講起，舅家的花園裏的風景怎樣好，因為交通不便，使他幾次遏制了希望。現在他出外讀書，他底舅父待他也不似前此之淡漠了，此番誠意招請，實實大遂了平日夢想中的

希望。

他從上海乘火車到崑山，在車中的一剎那，他想起這暑假中未來的清福，使他禁不住微微的笑。下車之後，一幅生疎的蒼黃的野景，和難得見的埋在烟靄中的城堞，引誘他坐在黃包車上，頻頻四顧。他這時覺得洒脫極了。

幼時曾見過一面的舅母，和往時見之生畏的舅父，都展開他們熱情的微笑，殷勤地在廳上接待他，當他到那別墅的時候。

一間精緻的臥室兼讀書室，早替他於二日前打掃了。當時舅父便命令似地喚呼道：

「翠霞，翠霞，快來搬行李到那間新打掃的房裏去。」

他的注意力，就隨着他舅父喚呼的方向，看到屏門開處。

「來了。」在屏後轉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來，慈和的風姿，和不相稱的急步，使她羞怯似的應着，紅着臉，不留停地跑到外面去了。他動情地想：「舅父沒有女兒，她是誰呢？倒也十分動人。」

「夢月，我們家裏沒有別的傭人，只有她差着使喚。嗣後一切的事情，你儘管叫她做罷了。倘

不假呼喚時，你可告訴我……」舅父似謙遜又似驕傲地告訴他，他方才明白她的身分和遭遇。以後，老夫婦倆就領他去看那房間。那房間就在大廳的背後，靠着窗櫺，可以看見園亭全景。右側的門外，是一條甬道，和大廳旁的甬道相連，一直通到廚房方止。

霎時，他們轉過屏風，穿出甬道，走了一丈多路，就在左旁現出一座門來。

「這裏就是了。」舅父把門推開，直走進去，他和舅母跟在後面。

室內光線很充足，窗外碧綠深沉的垂柳，已足使他開神拓志。舅父又到窗的左旁，開出一扇門來，門外就是花園。

舅父領他到園裏走了一周，古式的亭台樓閣，紅白相間的池子裏的荷花，綠的楊柳，青的假山石，他一時記不清許多，他只覺他以前都沒看見過，使他感起一種奇異的感覺，他這時已經彷彿到了別一個世界。

這時候，學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狀況，在他記憶中，已不留絲毫痕跡了。

回到室裏，那使女已將他底行李搬進，她只站在一邊喘氣，兩頰似染上胭脂汁，汗珠在額上

閃爍生光，手裏的手帕，好似水浸的一般，看見他進來，連忙微笑地表示迎接。

最易受惑的憐憫的同情，在他心裏爲熱情所引起，他覺得他應該憐憫她，這是人類應有的事情，他並不會過分，他開始墜入情網了。

第一天晚上，使女進來幫他鋪牀和放下靠窗的簾子的時候，他不由自主地對她說：

「翠霞，我有話要和你說。就是以後，收放簾子和鋪牀這些事情，特我自己做吧。我儘管瞞過我舅父和舅母便了。」

「少爺，這可不……」她急遽地回答，面上露出奇異的神情。

「少爺」這名詞很難聽，你以後不要再能用。」他慈愛地說這幾句話時，翠霞嗤的笑起來了。

「那麼稱你什麼好呢？」她忍住了笑問。

「不用也不好。我想有別人在時，你就用牠；倘沒人時，你就叫我名字罷。沒有相當的代用字，只好暫用這個方法。」他坦率地回答。

「但是，倘然主人知道了，怪不好意思呢。」她說話時，默默的允許，在她嬌憨的微笑中顯現出來了。

深切的談話，使他們忘記了生疎和隔膜，漸漸趨於親熱和同情。他這時方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幸福，她也感到一種不曾享受過的愉快。

第二天的晚上，她一番悲慘的過去的追訴，使他的淚珠兒沾濕了枕衣，爲她反覆追思了一夜……

她底運命，在她呱呱墮地時，已很不幸。父母接連着病亡，他底叔父，把一切遺產收管了，把她當作婢女般的收留在家裏。在她八歲的時候，叔父也染疫亡故，放縱慣的堂兄，將遺產逐漸償了賭債，於是慈愛的叔母，也不能不忍心使她做人家的婢女。她的運命，就驅使她到夢月底舅父底家裏。慳吝的舅父，雖然待她不能十分寬柔，但舅母底慈祥，也使她感受些母性的慈愛。

從不會有人憐憫她，也並沒有人和她表示過同情，在世界上，她彷彿是獨立的。自此以後，她就做了他暑期中的伴侶。他舅父在市上開着店，一天到晚不得空閒，舅母因爲怕多費去他自修

的時間，所以除了餐時和乘涼時的閒談外，並不去多理會他。

白日裏，隨意坐在亭子裏或什麼軒什麼榭裏看書；她閒了，借了送茶問飯，不時和他相會。

每當他和她微笑着動情地談話時，忽地她被舅母喚去了，或者爲了別的事她不能不去做。而分別時，她底衣裾飄拂動路旁花卉，一個婀娜仙女般的背影，幾乎使他眼熱得哭出來。

在微風中，在花香中，他們倆熱忱地戀愛了。

一個天空中纖淨無雲的明月之夜，舅母因疲倦先睡了，舅父有事不回來。他熄了燈火，靜默地坐在簾下，面對着銀色的園亭，蟲聲不絕地送進他聽覺裏，窗開着，微風陣陣拂亂他的頭髮。在靜默中，忽地發出一個推門的聲音，門開處，她來了，皚白的衣服，飄宕在微風裏，雙腮赤着，無聲地走近他身旁。在月光下，她底蓬鬆的鬢髮裏，裹着一個嫩白的臉兒，微笑時，淺紅的雙渦，漸漸陷下，傳情的雙目，直注在他不動的面上。他沉醉了，在她直撲到他身上時，他方才展開雙臂，緊抱着她熱狂的接吻。

他們倆一切都忘了，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在那世界裏，沒有母親，也沒有別人，單單只有

他們倆自由地戀愛着。

熱血在她倆胸中飛騰到沸點，她毫不遲疑地坐在他懷裏，新浴後嫩膚的芳香，使他嗅得尤其沉醉，雙手任意地撫摩她全身，她不聲不響，也不顫動，頭兒緊靠在他懷裏，她也沉醉了。

在明月下，在微風裏，他們倆都脫下輕薄的衫兒……

自此以後，別墅裏一切景象都變了。在那寂靜的甬道上，夜夜有人在半夜裏奔波來往。白日裏，在無人時，花明柳暗中，平添上一對年青的戀人，勾着肩耳語。

五十天暑假，一瞬就過去了，將臨的別離的淒涼滋味，在他倆心中付度着，每當無人時，相對黯然無語。花不香了，月不明了，一切快樂的景象，都變做慘澹寂寞了！

在他動身的一天，留下一封給他舅父的信，他大着胆將他倆一切的關係，和他自己的願望說明。他預付定，如其舅父不允許，這次是最后的別離，這信也是最后的信，他底終身的厄運，也就決定于此着了。

當她幫他搬行李出門的時候，淚珠如汗珠一般地從頰上滾下，他也沒有話可以安慰她。別

離的時間，就在一瞬間了，他底愁苦失望的心中，忽地放出一些微微的光明來，他對舅母說：

「一個人又守行李，又要買票，照顧不周的，叫翠霞送我到車站罷。」

舅母點頭允許。

他坐在黃包車上時，心裏忽地萬分躊躇起來，零亂的情緒，在他那顫動的頰上表現出。車站一瞬間就趕到。

車夫將行李搬進待車室後，因時間還早，她陪他坐着。他低低對她耳語道：

「你能和我同走嗎？」說時，面上覺得微微發熱了。

出于意外的計畫，使她吃了一驚，她不遲疑的輕聲答道：

「不能也不敢！」她的聲兒漸漸低下。

他倆默默了一回，就分手了。車開了，他還不時向窗外探望，一見她背影的小小的希望，也失却了，心頭忐忑的跳躍程度，幾乎和車輪轉得一般快……

三年的時光，很迅速的過去，舅父也沒有信來，他也不再到崑山去。過去的事情，漸漸在他心

幕裏模糊了，那年他在校中畢業考試已畢，就回家。

在車站上，因等待而煩悶而來往踱有的時候，忽地在門外轉進一雙人來——一個年輕的少婦，和一個工人裝束的男人。

「面熟得很，什麼地方見過她的？」停住了脚步，在心中著力搜索，不住地看那少婦側形。

他想起來了，模糊的三年前的影象，很清楚的重復顯現出來了，蓬鬆的鬢髮，緋紅的兩頰，嬌軟的身肢，偏白的衣裳，彷彿依舊在他懷抱裏，熱血重復沸騰起來了，腕脈也跳得分外利害，他要發狂了。

「那是夢月少爺嗎？」那少婦走到他面前，遲疑地低聲詢問。他心裏越發難受了，但不能不回答她。

「是你……你翠……嗎？」他用高低雜亂的語音答她。

她底裝束也還入時，蓬鬆的兩鬢，已剷除得十分整齊，面龐兒比從前消瘦得多了，但她底神態十分鎮定，也不驚惶，也不靦覷，就介紹他和那工人裝的男人相見，原來是她二年前和她結婚

的丈夫，那男人也很和悅地和他攀談起來，他們一同在一條凳上坐了。

「罪過，」他心裏只是這樣感觸。

他們倆秘密談話的機會到了，她丈夫去買票的時候，他低聲問：「我們別後，你就嫁給他的嗎？」

「不，你去後，主人就把我辭退了。回到叔母處，不知爲什麼緣故，她十分恨視我，後來就托媒人說給他了。」

「我們結婚後，他待我還好，後來也不知爲什麼，漸漸憎厭起來……現在我在上海做使女，男主人待我十分好，女主人却很恨我，這次又把我辭退了。所以他只好來領吾回去，以後的運命，還不知驅使我到怎麼田地呢！」聲音漸變嗚咽了，她從懷中掏出手帕來。他們再要往下說時，她丈夫已買好票回來，她連忙站起來微笑地和他道別。

她跟着他——他的終身的伴侶——去了，他只是呆呆坐着。

在那刹那的邂逅相遇，他沒有問她住址，也不曉得她丈夫叫誰，成了他永遠的悔恨。

從此以後，那樁事情仍舊牢記在心上，他覺得難以對她，爲什麼她當時沒有勇氣不肯跟他走呢，在她送到車站的時候？這是女性的弱點嗎？他永遠不肯承認這是她底弱點，他總以爲這是他自己的罪惡。罪惡呵，欺侮懦弱的罪惡呵，他自己這樣地承認了。

一瞬又十幾年，這十幾年中，他的內心思想的變轉，和生活狀況的改變，應該把這事情逐漸淡下去了，何況他又不願想起？然而在人靜黃昏時候，或者讀到某種記述相似的事情的小說的時候，他雖要立刻遏止回想，總是不能。因此，痛苦就深種在他心底，把他青春的時光一起都憔悴了。

到現在，他過的仍舊是獨身生活，他底唯一的慈母，也已亡故，他覺得這是他應該受的公平的上帝的處罰。沒有愛他的人，除她以外，也沒有他所愛的。他生在世界上，只好這樣模糊的生活過去。「希望」在他，不能再成爲問題，此外沒有別的所謂人生觀了。

夢月把他往事中一段重要歷史記載完了，放下筆，覺得十分吃力，而且心頭還突突的跳。微笑在這時候，決不能侵入情緒，而再現在他嘴唇上，面頰更灰白了，雙瞳失神地向室中四圍上下，

無意識地看着。

忽地一個脚步聲從門外漸近地走來，他連忙把稿子一起收拾好，想放入一只抽屜時，他同事的脚聲早跨進門檻了。

『夢月先生，大作可以給我一觀嗎？』他的同事，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微笑終日不離他嘴唇的，現出高興的神氣問。

『請恕我，因為有關係個人私事的記載，所以不能公開，請你千萬原諒。』他勉強裝做笑容，靦覷地回答，但頰上已微現出紅暈。

『你不要這樣說，文章爲了給他人看才作，否則不如任他載在心的箋上，白白的費功夫去寫來做什麼呢？』

他底同事的『激將法』居然成功了，使他不由自主地把那卷稿子授給他底同事，自己俯下頭，心裏越發跳得利害，兩頰似火燙一般，兩手好似沒有放處，只是翻弄着衣角。

室中寂靜地，他真像在上帝的神壇前受審判，彷彿種種罪惡，一起被宣佈了。

「誘惑」忽然的聲音，頓時沖破了寂靜，他底同事看完了稿子這樣說，「這是確當的題名，我就替你代題了罷。」

他不覺微微一笑，點點頭兒。

一九二四，二一七——十九於黃渡

奇怪的哥哥

慧兒每天打學校裏回來，走到她自己的家的門前，將要跨上階石時，總是停住了腳想：

「這時候，不知哥哥在裏面又是怎樣了……」

因為她每次回來，走到書室裏去時，她底哥哥不是一個人呆坐在那裏停神想什麼，便是扮着一個鬼臉，好像有什麼不舒服似的，只是抓頭挖耳。有時候，他俯下頭兒，拿了筆，在一本很厚的冊子上往上下急急地寫，那就要算她哥哥最快樂的時候了；因為只有那個時候，在他的臉上，雙眉不皺，雙頰稍露淺渦，

這差不多已成習慣，慧兒每在她哥哥放下筆揭櫫那本冊子之後，便含着微笑，走到他身旁去，或者躺在他懷裏，或者頭攔在他肩上。在這時候，他總也展開雙臂，摟着她而且輕拍她底小頭兒，帶笑地說：

「妹妹，你爲什麼只知道一味的玩耍呢……」

她那能理會得出她哥哥的話的下文，含有無限深邃的意味？她只是瞪大了白果似的眼兒，對她哥哥憨笑，或是雙手執了她哥哥底腕，把自己的身子縮成一團，懸空吊着玩，倘然看她哥哥底顏色有些不好，或者眉兒有些皺時，那她就連忙挺直了身站起來，放了手兒立着，又是七搭八搭的講些學校裏的事情給她哥哥聽，他似聽非聽地點點頭兒，兩眼沉沉欲閉，或眼看着窗櫺，那時慧兒就知道她哥哥又在想什麼，便不敢再則聲了，脚步輕輕地走出室門，到隔壁人家和小孩子們玩耍去。

有幾次，慧兒撈了幾個鄰家孩子，一同在自家的庭院裏玩，那庭院剛巧在她哥哥底書室外面，喧嚷的聲音惹起了她哥哥好幾次的厭煩，就把她說了幾句，她也自知這是不是，而且

很懂得體惜她哥哥不靜不能用心思的苦衷。後來漸漸成了習慣，庭院裏遂一年到底沒有一些孩子的吵鬧聲，慧兒也只知道鄰兒家去玩耍，就是鄰家孩子，也幾乎忘了他家有這麼一方大庭院了。

去年的夏天，素來不大出門的她底哥哥，忽地到杭州去遊玩了三個星期，據他自己說是到了上海，和一個姓戚的朋友同去的，而且一同住在姓戚的哥哥家里，這話就引起了慧兒的疑心了。她想：

『哥哥天天不出門，而且也不見一個朋友來訪他，就是寫封書信兒，大約只有二三個人是和他常通信的。其他的難得有的看見，這姓戚的尤其沒有看見過。奇了！怎的沒緣沒故會平空結了一個姓戚的朋友呢？』

她這樣想時，便跑去問母親，她母親是個忠厚婦人，聽了慧兒的問，只是想了一想，便微笑不語。這事好生使她失望，她眼巴巴望母親能直截爽快她告訴她，結果仍然一個不知道。因此她以為這一定有什麼神秘在裏頭，所以她不能領會，而且母親又不肯說。

自此以後，她天天懷着萬千疑慮。

事情越發不對了，不但姓戚的朋友時常有信來往，什麼姓黃的，姓張的，也陸續通起信來了。難得見面的郵差，也差不多每天要上門二三次了。就是她，不常到郵局去的，也每天至少須走一遭了。

她彷彿做了她哥哥的使者，但是另外有一樁事，却使她覺得十分幸福。就是她哥哥對她本來十分淡漠，不過在他百分之一的時間裏，有時發揮他對她的骨肉的愛。現在却不同了，就是在他執筆深思的時候，一見她進來，就放下筆對她開顏微笑。她本來十分知趣的，見他這麼歡喜，也做出十分歡喜的樣子，（雖是她在不快樂的時候）忸怩的靠在他身上，又是搭七搭八地胡言亂道起來。她說出一句不論什麼話，他沒有一次不酬答的；因此她除了覺到幸福外，又十分懷疑起來。

『哥哥竟換了一個人嗎？』這是她懷疑的焦點。

但是事情的變幻，竟使她似乎墜入萬丈深淵，難測底蘊。她哥哥底性情，一天變換一天，總之，

真像換了一個人了。——他以前的那種冷酷、淡泊、多愁、寡歡的性情，至一變而成親熱、好動、無慮、多歡的性情；無一處相反，也無一處不可異。

最使她覺得奇怪的，就是每逢郵差送到一封信面不具名的信時，他見了信面上的字，無論在什麼時候，即使是愁眉沉思的時候，總是開顏微笑，和信面接過吻，方才急不及待似的拆將開來，一行一行的讀下時，又時而愁眉，時而微笑，不住地點着頭兒，或者輕拍桌面。她每當這時候，總是站在一旁，看得幾乎出神，幾乎也隨着她哥哥愁眉，隨着她哥哥微笑，隨着她哥哥不住地點着頭兒，隨着她哥哥輕拍桌面。她哥哥又是旁若無人的只管自己搭起架子來，大搖大擺地喚慧兒拿水盂，取信箋。她倒慣常了，這幾時爲了拿水盂，取信箋，送信到郵局去，每天要多廢她幾十分時間呢。然而她總不覺得怎樣，又並無不願意的意思，這是她哥哥好待她的報酬，這原不是什麼可以報酬的，所以竟貼心情願的替他不論做什麼了。

他叫她送信到郵局，本是樁平常的事，然而裏頭也有一些細微的故事，就是每當那封不具名的信來后，從她每日由郵差手裏接來而交給她的一段時間裏所見慣，好似一個人的筆跡。他

寫好覆信而叫她送往郵局時，總現出另外一副態度，他待她尤其親熱而且友愛。她還記得有一天，大概在接到那不具名的信有十數封多的時候，她早上剛才起身時，郵差又在外邊打門了。她蓬着頭，連忙跑去開門。早又聽得她哥哥在隔壁房間裏喊道：

『快些，快些，郵差來了，妹妹聽得了沒有……！』

她就知道一定又是送那不具名的信來了，她因為他每次接到這不具名的信，比了別的要格外喜悅，所以她也跟着他無意識地十分愉快。待開了門，從郵差手裏接了信時，他連忙很興奮地去看信面上的字。

果然，信上又是不寫出是誰寄的，但是她這時忽地想起這信似乎四天不來了，因為以前至多隔二天必來一次，這次多隔了二天，不知她哥哥心裏又作如何思想。而且她又仔細看那信面的字跡，似乎不似前此工整，不但墨色不比從前潤澤，就是字形也不比從前勁硬。她本不懂得什麼好和歹，也沒有什麼推想力或經驗，使她領會出爲什麼會那樣的緣故，她只有奇異和疑惑。實在不論什麼事情，只要她是懂得的，不能懂得而了解的，他就只有奇異或懷疑。

她取了信，急急跑到她哥哥底寢室裏。她哥哥底寢室，原是和書室在一起的，本來也可以說，他底寢室，也就是那書室。那時他正坐在床沿上穿襪子，待慧兒很興奮地持了信跑進來時，他早伸直了手候着接信。

聰明的慧兒，把信授給她哥哥後，站在一旁不動，睜着她那雙奇大的眼兒，偷偷地窺探她哥哥看信時的動靜。

展開信向下看時，他那本來灰白的頰上，（這是無論那個人早上初起身時的常態，過一小時方纔回復原來的狀態）果然變作慘愁之態了，睡態未除的眼眶子裏，接連地滴出幾點淚珠來。她只是奇異，只是懷疑，「信裏不是什麼一幅使人悲哀的圖畫嗎？所以他看了這麼傷心的！這是她唯一的思想。因為她沒有知道，因為她沒有見到，寫文字的筆尖上，也會刻下無限悲傷的痕跡的！」

他看了又看，幾乎要把信箋裝進眼眶裏去。他憂愁極了，把以前的快樂狀態完全變換了，皺紋又侵入額頭眉際，微笑時深陷的雙渦，又將不能有時一見了。慧兒站在一旁，幾乎也因此哭出

來。問個明白吧！她是曾嘗試過同樣的探問的，只是他不肯說，而且或許還要引起他底憤怒，那麼他對她的友情，也因此要受打擊嗎？所以她不敢再輕于嘗試，也不願再嘗試，無論她心坎裏奇異或懷疑到那樣地步。

無意的想見，忽地侵入她天真的腦筋裏，她想：

「我不是最要曉得寄那不具名的信的人是誰嗎？我爲什麼不在他覆他的信封上看呢？」
「蠢極了！她只是自責，『這是一樁多麼容易的發見，偏偏好久時候想不到，否則這疑團至少可以早破幾天，怎的前此却想不到呢？』」

「妹妹，你快去換水盂吧。」她哥哥不意的呼喚，使她從沉思中驚醒轉來，連忙諾了一聲，就向桌上去取了水盂，跑出室門，到屋後換水去。這時她哥哥還執着信，一遍一遍地看個不住，最後，又停神呻吟了一回，在他無可遮蔽的眉間額際，又顯現出無限思慮的深痕。這時他衣服還沒穿好，急急又整理了一回，將冰冷的手巾拭了拭粘濕的眼睛，就走到書桌前坐下，自己從抽屜內拿了幾張雪白的信箋，拔出毛筆兒，待慧兒拿水來了，注入硯中，研起墨來就寫。

可憐，慧兒只好站在遙遠里看他寫，那裏能知道他寫些什麼，站得這樣遠，她哥哥還不時抬起頭來看她，用手掩着紙面，有時掩了這兒，露了那兒，好似提防被她窺見似的。實在就是將紙兒放在她面前，她也不見得懂的他寫的是什麼；這種提防，委實是萬分無意識的，但是，她因此不高興住在室里了，一個人很沒意思地退到室外去，心中感到乏味的淒涼與冷淡……

走到廚下，母親正在煮粥，就借此胡纏了一回，坐在灶後燒了幾把火，又到屋後去放了雞和鴨，又飼了雞和鴨的食料。一個人在場上沒意識地來往跑跳了一回，又看了一回河裏來往的船，河底的捕蟹筲，刮得船底喇喇僧響，一陣一陣地倒也清脆可聽。這時她心頭覺得無限自由，無限自在。

約有半小時光景，聽得她哥哥又在屋裏喚喊，她連忙跑回去，嘴里連聲地應着。她跑到室裏，看見她哥哥正在用樹膠水膠信封，知道信已寫好了，隨口就問：

「要我送信嗎？」

她哥哥點了點頭兒，表示出十分歡喜的神情，當她走近他的時候，他就伸出手兒，把她拉近

自己身子，摟着她，微笑着和她接吻；她也展開雙臂，圍在她哥哥頸裏，親熱了一回。後來還是她先開口說道：

「我去寄信吧，時候不早了……」

他方才放開手，護她站起來，把那桌上的信再貼上郵票。她方才拿了，跳躍着跑到外邊去，一出室門，她就另外想起一樁事來，連忙拿起那信來看。

但是她讀得不多幾本書，字也識得不多，所以信面上的字，倒有一大半不認識，她只能念出「南口口口街二十一號王口芝女士收名內具」等十四字。她最失望的，就是她不能將受信人的名字識全，然而這樣，比了一些兒不知道的，總算還好些。微的收穫，也足夠償她發現這方法的功績。她去寄了信回來，就橫衝直撞地跑到母親那邊去，一看見母親，喊着就問：

「母親，認識王口芝女士嗎？」

這樣不意的發問，使母親倒吃了一驚，而且也立刻回答道：

「你打從那裏聽來的呢？又沒有聽清楚，誰知道她是誰！」

「這是哥哥寫的信封上的……哥哥的朋友，母親爲什麼不曉得？」她很正經的答而且問。她母親笑起來，又對她道：

「我怎能曉得？譬如和你在一校讀書的孩子們，你都認識，叫我怎會認識呢？除非他們和你一起到這裏來，你一一告訴我；但我也沒有本事一窩兒在一天裏都認識……你還是問哥哥去吧。」

她站着思索了一回，覺得她母親的話果然不差，但是要她去問哥哥，却做不到的。因爲她以前本來歡喜什麼事都去問他的；後來有幾次，問了幾句，已經忘了是什麼話，被他怒着臉說：「這是默問，以後不要再問！」但是她怎能分別出這是默問，這不是默問呢？所以她只有一概都不問，免得傷她哥哥的感情。這信封上的字，本來她以爲是偷看着的，怎敢去問他，然而她到底是個孩子，心裏的懷疑，決不能卽此就罷，反覆地想出了另外一個方法來。

過了一二天，她打從學校裏回來，照例一直跑進她哥哥書室裏，趁哥哥和她十分親熱的時候，她故意用筆胡亂地在一張破紙上寫了幾個不識的字問他，他果然一一告了她。這時她心裏

的歡喜，簡直到了極步；於是她方才曉得那個完全的名字。這雖於她沒有關係，得不到什麼好處，然而在她的心頭，却以為這是一樁莫大的安慰，比了不曉得總要強似得多。

自此以後，仍舊每隔二天，那不具名的信寄來一次；而且那寄信人的地址，也陸續被她問識了，她也漸漸把這事不在意了。她這樣年幼，那裏懂得這裏頭的玄妙，而且那裏會料到，她自己的將來，也是知道這玄妙的一人，所以她只是天真爛漫的過日子。

又過了半年，正在桃紅柳綠的三月裏，她的身軀，比去年這時候，高了許多。她每每自己誇說：再過三年，哥哥要比她矮了。她哥哥只是對她微笑，不和她爭論，她越發得意起來。她又覺得自己天天在那裏長大。

不幸的事情，也就在那時候發生了。她的哥哥忽地病了，病是人生難免的事，有什麼可記呢？但是他的病，是醫書上所沒有的，也是醫生們所診不出的，那麼不是一種新產生的什麼病嗎？却又不是。因為這病差不多自有人類以來就產生的，最古而且又最多數，直截一句話，這病是心理的而非生理的，所以非藥石可及。

他又沒有一剎那時的快樂了，愁魔侵佔了他的全身體，面容一天憔悴一天，微笑完全不能再見。可憐的慧兒，又爲她哥哥所牽累得終日不樂，她的弱小的心靈里，又生出一種担任探明哥哥憂愁的原因的責任和希望。所以她只是沉思，只是從沉思中會索探聽的方法。

費去了幾天的搜索，只發現了一樁細微的事情，這是她以爲細微的事情，就是那封不具名的信不見送來了；而且他也似乎爲了這信而發愁；因爲當郵差將來之前，總要在門口盼望幾回，待她散學回來，又時常要催她候在門外。

一天早上，太陽剛才在東方升起的時候，她正睡得十分爛熟，忽地一陣啜泣的聲音，和鳥歌聲合在一起打從室外送進來，把她從甘美的夢中喚醒。這事使她十分的不舒服，虧得這聲音不久就止了，她方才得仍舊朦朦朧朧地酣然睡去。待後來被母親喚醒而起牀時，時針已指在七時半上了。

她在穿襪兒的時候，忽地憶起方才聽得的啜泣聲，這事使她牽起無限的疑惑，而且把她引入雜亂的思潮中，孩子的簡單的腦力，怎當得起這樣龐雜的打擊呢？至于「詢問」這樁蠢事，在

她再也不高興做的了，所以她只有因疑惑而思索，思索之外，無事可爲。

她洗好臉，照例到她哥哥那邊去。這天他却還沒有起身，她撩開帳子，嘴裏喊着哥哥，只聽得一個很微弱的應聲回答，此外一句話也不聽得。她於是十分好奇地去揭被兒，手剛放到被的一端，就使她十分驚奇地放下；原來她哥哥的頭兒睡的一端，好似跌入河中似的，濕的捏不上手。這時又是一陣啜泣之聲，從被裏鑽出，細微而且淒慘，她方才恍然大悟是什麼一回事。

『哥哥也哭起來了！』她心中不住地轉念着。因爲往常在她哭泣時，母親總是說，哭泣是小孩子的事情，現在哥哥要比自己大一倍多也會哭泣，怎怪她不要疑惑呢？因此，她也不再喚喊，連忙放下帳子，也學她哥哥一般，跑到桌前坐着，低頭沉思起來，她想從沉思中找出一個解決方法。沉思的結果，使她決定，她哥哥的悲傷和哭泣，都爲那封不具名的信不來而起；於是她想的解決的方法，也就基礎在這點上。最後，她就想出，只有自己寫信去問不通信的原因，此外又別無方法。

于是她大着胆，知道她哥哥這時正在十分傷心的時候，決不會來呼喊她，于是她輕輕地抽

開抽屜偷了一個信封和一張信箋，偷了一個三分的郵票。這種種都是平日看哥哥寫信而學得的，所以她毫無疑義，又研了墨，拔開筆要寫。「怎樣稱呼才好呢？」她又停筆思索了一回，她想：「既是哥哥的朋友，就稱呼她姊姊吧。」于是就七橫八豎寫下去（這信本來別字很多，是著者潤飾過的。）

「素芝姊姊：

吾哥哥因為得不到你來信的緣故，現在病着而且天天哭泣。

我想：姊姊既和哥哥做了朋友，朋友應該要永久的；就是我和鄰家的金兒們雖然有時要打架，然而過了一二天，沒有不和好的。因此我也希望你仍舊和哥哥通信。

最要緊的，望你告我不通信的原因，吾寫這信也爲了這緣故。祝你康健！

你的小友慧兒上」

寫好後，又塗改了一回。寫信封的時候，她尤其興奮，因為她看熟了，就一氣的寫下，不加添改；一壁又防被她哥哥看見，又輕輕把信封好，而且貼上郵票。她到學校里去時，順便送到郵局去。

這天晚上，她夢了好幾次，接到那位姊姊的回信，信里的辭句，都是十分溫柔而且美麗，好像她學校裏所教的歌兒一般，而且每封信裏，都允許她和她哥哥通信。明天，惆悵了一天，到晚上，仍舊一般亂夢顛倒，不知所云。

第三天的下午，她打從學校里回來，剛去謁見母親，母親就對她說：

「有位姊姊寄信你咧……」

她忽地吃了一驚，不待她母親說完，連忙就問：

「被哥哥見了沒有？」

「怎能不給他看？不則吾怎知道是給你的？吾又認不得字！」

她想，事情可糟了。然而事已至此，只好硬着頭皮向母親討信，母親又叫她向哥哥去討。這更為難她了，她怎敢去？而且又為一種無意識的羞愧所襲而不能去。所以她只有苦求母親，母親被迫不過，果然替她去取來了。

她一看信面上「慧兒女士收」字樣，已是幾乎要笑出來，連忙又抽出信箋展開來看，只見

上面寫着：

「慧兒小友：

信收到了，我十分感謝你天真的好意！

不通信的原因，就是告你，你也不能懂得，所以恕吾不告你了。

「朋友應該要永久的，」吾很佩服你這句話；你將來大了，問你哥哥要我給他的信來看，你定能懂得，吾的不通信，也爲了要保守這句話。

吾很不該將熟經世故的金針，來挑動你天真無疵的心曲，小友，恕我吧！

敬祝努力！

愛你的朋友素芝」

她和她哥哥一般地看了又看，又想，大概哥哥不會怪她的，就拿了信跑到哥哥那邊去，剛走進門兒，她又忽地站住了。

原來她哥哥却好好兒的坐着看書，面容雖然憔悴，眉額間的憂態，却完全消除乾淨。看見她進來，又含笑地招呼她到他身旁，又抱着她親熱了一番，信的事情一句也不提起。她要想問，也沒

有機會……這事就此結束了……

從此以後，她的奇怪的哥哥，仍舊回復了一年前的情況。

一九二三，十二，二十四，夜八時于黃渡

童時

成年人在顛沛坎坷之際，每要回想到童時的快樂；那時父母的憫憐，兄弟的友愛，和其他種種有意義的生活，真似曇花之無可比麗。然而在現在回想起來，彷彿一現即幻滅，重欲追尋，已似石沉大海，雲散冥空，只有羨歎，只有痛哭。

當我十歲的時候，我和我的哥哥在一只小學校裏讀書，朝同出，夕同歸，十分和好。家裏人口很少，父親在外作客，只有母親和老祖母，連我們共四人。每當我們從學校裏回來，去謁見老祖母的時候，她總是很喜悅地給銅子我們買糖果吃。我的哥哥比我長二歲，性情比我活潑，錢一到手，就用去不留一文；我却和他相反。祖母給我的錢，我積在一只小盒裏，放在祖母處，後來滿了年，一

數約有一千多枚，就和祖母換了一塊銀圓，依舊放在祖母處。

母親也時常買些水菓，待我們將睡的時候分給我們吃，至於她自己，從未沾過唇，而且防老祖母怪她太靡費，所以叫我們不要告訴祖母。母親慈愛的用意，那時怎能體會？現在想起了，方才知道母親所以在夜間臨睡時分給我們吃的緣故。然而現在，母親呢？……

吾的哥哥貪心很重，分吃的東西，總是他先完，見我還有多賸時，他便偷偷地向我索，我每不思索的就給他。在白日裏，我藏在衣袋中的糖菓，往往不翼而飛；後來我覺察了，就加以注意。於是發見了每當哥哥並着我右肩，或跟在我背後同走的時候，袋內就會發生變化；爲了這事，我告訴過母親幾次，母親罵他「貪嘴」「饞蟲」，他總是抿着嘴，站在一角裏微笑。

雖是這樣，然而在往學校去的路上，倘然有別的孩子們欺侮吾們倆中一人時，吾們便合方抵抗，彷彿看做一體似的，誰都不願兩人中有一人受侮或被損害。

在學校裏，我的哥哥很頑皮，時常和別的孩子淘氣，而我却很知謹慎，讀書比別的孩子聰明，往往先生一課書剛教好，我已能背誦。別的學生很嫉吾，說我是預先讀好的，所以先生又把生疎

的同程度的書試我，我也即能背誦，於是他們方才心服，而且先生也另眼相看了。

在那時候，求知慾逐漸濃厚，學校裏所讀的書，不但感到枯索，而且覺得不足。一聽得同學們聚在一處講故事，就很歡喜去傾聽，半年以後，孫行者豬八戒薛仁貴關公岳飛……等等名詞，也可脫口而出了。而且哥哥也時常在家裏將聽來的轉述給祖母和母親聽，我有時發覺了他的差誤，就照我所直接聽得的替他指正。

後來哥哥和我幾番商酌，一同要求祖母出錢買三國志演義來看，而且哥哥擺出一副正經的神態告祖母道：

「現在學校裏，每個孩子都看過三國志，而且誰都會講述，只有我們只是聽來的一句二句，講給人聽，時常還要差謬，在校裏，被同學們笑過幾次了。如果買了一部，不但可以講給你們聽，而且也可在校裏和別人賽講……」

祖母挽不過他的理正辭正，就允許了。我們立刻到街上一個書攤上，出了一百多錢的代價，買了一部回來。那部書買得不會吃虧，因為吾們在同學中間已打聽明白，最低的價格是多少；那

賣書的人，看見吾們還價很內行，也就樂得不多爭論了。

自此以後，我們一放學，就各捧着三國志看。果然，同學們所講的差誤的地方，也被吾們一一發見了；而且在校裏沒有上課的時候，更由吾哥哥發起，一同演戲。有一次，大家演做長板坡，哥哥做張飛，在課堂中搬了三條長橈——二條做了座子，一條攔在上面，搭成工字形，我哥哥騎在上面，正睜着眼，喝着『戰又不戰……』還沒完的時候，那橈沒有放牢，就一個跟斗，連人帶馬，翻到地上。大家拍手大笑。先生們聽得了，從預備室跑出來，別的孩子瞥眼看見，都已一溜烟跑脫，吾哥哥還坐在地上撫着跌痛的蓋膝骨，沒有起來，我也呆着站在一旁。

當下吾哥哥罰了二下手心，又罰他將橈子放在原處，并且禁戒他以後不准再這樣。這天散學時，哥哥暗囑咐我，不要將此事告知祖母和母親，我也允許了他。

後來，他仍舊要做戲，只是不敢搬橈子了。有一次，孩子們在做戲的時候，打破了校裏一個花瓶，都推諉在我哥哥身上；先生們知他超等的頑皮，也深信不疑，就罰他站了一天壁角。先生又說要他賠償，他就毫不遲疑地說道：

「罰則不賠，賠則不罰，待吾告訴吾家裏的人來評理！」

吾當時很奇怪他從何處學來的這種大道理的話，而先生也就被嚇退了，只好瞞了他一眼。後來哥哥告訴我，這幾句話，是站在壁角裏的時候，一個高級的同學偷偷地教導他的。

多一次失敗，多一次經驗，哥哥雖然舊性不改，從此也比以前謹慎了；別的狡猾的孩子，他也知道躲讓他們。

吾們家裏的庭院很寬大。有一次，哥哥做了二只弓，幾支箭，在散學后一同學射。窗上糊的紙，射得和蜂窠一般，幾天以後，射法都大大的進步。哥哥又覺到箭沒有鋒，不能着物，於是又想出一種方法來，用一只釘，把釘末敲扁了，插在竹箭的一端，釘的銳利的一端向着外。幾次失敗，不是釘脫下，便竹箭裂開，後來終於做成一支很堅固的；不過射在高的地方，時常用長竹竿去挑下，所以微覺不便。有一天，我去挑下那支箭時，那箭正射在我頭上的樓板上，所以箭落下的時候，不歪不斜，剛在我的額上擦過，擦破了一些皮，血直淌出來了。哥哥嚇得不知所措，連忙去告訴祖母，我也覺得有些痛，祖母看了，知道沒有妨碍，也就罷了。不過母親却將那支好箭拿去，在煮飯的時候

燒毀，而且又說：『以後不准再製。』

於是哥哥又想出一種和平的武器來，就是三國裏一個叫做王雙的用的鎚。我們就立刻截了二支竹竿，約有傘柄長短，用破紙包在一端，約有飯盤大，就用一張好紙包上，做成長圓形，又糊了錫紙。待一完工，我們就各執一柄，在院子裏大戰起來，剛打到第三個回合，我手裏的一柄，忽地覺得一軟，那門上的一方玻璃，砰的一聲碎落于地，我們連忙停戰看時，原來我的鎚頭脫落了，順勢飛撞在玻璃上，把那玻璃打碎。

母親聽得聲音，問知原因，又罵了哥哥一頓，於是這把戲又玩不成了。但是哥哥並不失望，過了幾天，又找到二片竹片，他就拿來削成劍形，也糊了錫紙，遠看去，和做戲裏用的差不多。此後，在散學後，吾們在庭子裏戰爭時，劍就成了惟一的武器了。

好奇心 and 年齡一般地日長，一部三國志，當然已看得厭之又厭，三國志裏的戲也幾乎做完了，於是不得不另謀新的事情。有一天，在數十里外的舅父來了，當我們去謁見他的時候，他從袋裏掏出一把錢來，分給我們，說是給我們買菓子吃的。

出於意外的幸運，哥哥喜的眼兒都笑了，我也覺得十分喜悅。當時吾們將錢并着一數，共有四百文。自從那時起，哥哥似乎有什麼心事似的，時常皺着眉思索；過了三天，他忽地提出一樁事情來和我商量：

『我們三國志也看得厭了，如要買別的書，祖母決不肯出錢，就是母親也不肯。現在我們既然有了四百錢，吾想買二部書看，大概她們知道了，也不見得會責備，誰不曉看書是正經事。』

我表示極端地贊成，當下就實行了，在散學回家時，順路到書攤上買了一部水滸和一部封神傳，告訴祖母，雖然不很贊成，但見書已買好，不能退還，也就罷了。

我們要演的戲劇，以前只嫌沒有藍本，現在日不暇演。堂中的花瓶和母親的剪刀，時常不去我們的手，當做仙人的法寶。一天，花瓶又打碎了，哥哥被母親打了一頓，我也被罵了幾句；從此以後，我方才知道，我們共做的事情，我也要負責的，不能讓哥哥獨任受。

雖是這樣，灰心二字，在童心裏是沒有的，這個失敗了，又有那個來替代。母親雖連剪刀也不許吾們使，但我們早又使用別的東西。

哥哥聰明極了，用紙包了一包香灰，擲在空裏，待下墮時，包已碎開，灰四散如雨，他縱身躍入，說是騰雲，然而香灰已着了牠一身。以後又用破紙剪碎，撒在空裏，當做下雪。把繩縛在劍柄上，向空擲去，將墮下地時，連忙將繩拉還，說這是仙人用的飛劍。

吾們天天生活在神仙和武術的理想裏，夢中騰雲駕霧，試用法寶，也不知有多少次。

那時是何等快樂的黃金時代，也無憂愁，也不知痛苦，以為人生是永遠這般的——雖是無意識的童子的思想，然而真的如此，省却了世間種種苦惱，和是非，豈不好呢？

不幸的時代，在我十二歲時，就開始了。父親忽地來信，說要叫哥哥去做學徒，三天裏就要動身。

當這消息傳佈的時候，我忽地感起一種莫名的痛苦，什麼都不是，只是和哥哥一刻不分離的在一起。而且心裏想，為什麼一個孩子大了，定要出門做學徒，而且從此以後，吾們永遠沒有長聚的時候了。三年之後，就是見面，哥哥已是大人了，而且也決不肯再和我玩耍……一個孩子永遠不長成，豈不是好！

終於到了別離的一天，別離的時候，只是惘然如有所失。到晚上，一刹那以前的情景，全然回想起來了，在那時起，方知有回想。

燈光下，再也沒有哥哥和我讀書，耐不住了，淚兒珠一般散下，歛歛地哭着。母親雖然勸慰吾，然而徒然的，爲什麼索性不放哥哥出去呢？

明後二天，還存着一種意外的希望，希望哥哥爲了什麼事故立即回來……

劍兒放在壁角裏着滿灰塵，庭子裏被踐的草也長得綠了，哥哥只是不回來！

失望了，玩耍已沒有同伴，庭子裏久不去了，光陰只在寂寞中過去，人生的悲哀，漸漸在心坎中發苗了。『人生爲什麼只有長久的別離，沒有長久的會合？』這是我悲哀的焦點。

此後書籍就做了吾唯一的伴侶，到了十四歲的時候，吾知道同樣的慘劇，又在眼前要發現了。然我不甘入幕，經過幾次三番的要求祖母，要求母親，淚珠幾乎流盡時，方才遂了吾的志願，進一只高等小學讀書。

然而也是一個別離呢？遠離了家裏，和許多不相識的人們在一起，每天機械的上課，也覺得

悵惘和無聊……

小學畢業了進中學，中學卒業了，就當教員……什麼事都沒有意味，原來不單是做學徒……人要是永永在家庭裏，永永不離母親和哥哥弟弟，或姊姊妹妹，人生就不致於枯燥無味。倘說是爲謀生活，然而謀生活不一定要出門的，在家庭中工作，比什麼都好，也沒有有人欺侮，也沒有人嫉妬……

然而現在，人人只是向失望的路上走去。明明希望就在背後，他們却不知道回過頭來，聰明人指點他們，他們反而嘲笑說：

『要是人人遂了希望，人間就停止進步，還有什麼意味？有了失望，纔能鼓起勇氣，斬除荆棘，努力地奮鬥前去，使世界進化不息……』

——我也是向着失望的路上走的人中之一人，不過勇氣退了，斬荆棘的力量也沒有了，只有纏繞在夢的樂園裏，隨着多數人，無意識地前進。——
徒然的回想，更引起了無盡的悲哀的情緒。

一九二四，三，六下午，於滬寓

舟中

一天，我從鎮上乘舟到車站去。

在舟中，如果乘客都默默無言，單聽得欸欸乃乃的櫓聲，和澌澌洩洩的流水聲，舟行在兩岸樹木蒼蒼交叉之中，天晴無雲，微風時起。在這時候，真可算得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直可忘了悲哀，也忘了痛苦。

然而這不過是刹那的幸福，幾個歡喜高談闊論的人，早已忍不住他們的技癢了。他們却因都不願自居「戎首」，只是靜待機會。後來果然一個姓戴的人向他身旁的人一開口，其餘都陸續地捉對兒講起話來，我就也不能獨居默默的地位了。

那個姓戴的，是鎮上農村師範的主事，我曾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和他有數面之緣。他是一個不好多說話的人，身子很矮，年齡約在二十六七之間，和他不認識的人，往往要誤認他是學生。他

今天下船的時候，照常和我點點頭，就默默坐下了。

在他座旁是一個姓施的醫生，也和我熟識的，年紀還很青，看他那高聳的嘴唇，和流轉無定的眸子，就可以決定他是個歡喜多說話而且很自好的人。

照例，我們可以決定，一定是姓施的先開口了，然而這天却是例外。那姓戴的對他看了幾眼，從他靦覷的神情裏，可以意會出他這時正懷着似曾相識的想像。不多時候，他果然先開口了。

「尊姓不是施嗎？」他頰上微微有些異樣了。

「是的，先生可是姓戴，是師範裏的……」姓施的急遽地回答而且問，面上現出興奮的神態，不待他說完，我也就插嘴說：

「這位是師範裏的主事戴先生……」

無盡的話，就把以上的幾句話做了引子，綿延歧出的從各人口中湧流出來了。

然而談話也要合於進化律的，優勝劣敗的天演淘汰，誰都不能避免的。確，不多時候，我們談話聲浪轉低了，疲乏的情緒已塞滿了我心坎裏。這時滿船的空氣，盡為一個高聲談話的人的聲

浪所占據，別的人都無和他對敵的勇氣，只好仍舊默默坐着，聽他一個人獻呈那成功的榮耀。

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上身穿的雖然只是一件短襖，然而從清潔和整飭裏，可以猜想他的職業和他的性情的差別。他下船的時候，艙板上都已坐滿客人，他只好坐在艙的中央的一個橫突出的板上，所以照全船的人坐着的姿勢看來，他已占優勝。他身子本來很高，坐的地位又比別人高起一尺多，說話的時候，當然分外的容易使人注意了。

他談話的引子，我們那時也在講話，所以不會留意。我們的談話的聲音失敗後，我們默着去聽他往下講去的，是自述他對於吸鴉片的經歷和結果。

他說話的姿勢也很好，聲音也宏亮可聽，真有眉飛色揚手舞足蹈的狀態，他真可當得大演說家的稱呼，他真有引人『心不旁屬』的魔力。

『年青人往往看見他會長吸鴉片，也歡喜去抽幾筒，他們以為這是玩耍而不會上癮的。誰知在十年前，這話果有十分真理，然而現在，就不能這樣說了。

『在十年前出產的大土，性質要好得多，煎了膏，放在罐裏，倒着拿，也不會傾出的，而且價錢

也便宜，一百錢，可以抽許多筒。大家都當他抽旱烟一般，而且不易上癮，就是上癮，也容易戒去。

「現在呢？土既沒有從前那般好，煎的膏又和水一般，十成中有九成是酒汁。——因為他們用酒來和膏，酒容量越多，他們也越可賺錢。——這麼一來，上癮也容易了，上癮的人也就不易戒了。」

「然而這是誰之罪呢？也不能怪賣鴉片的人，他們既以營利為目的，不得不藉此多賺些錢，我以為這都是禁烟的結果。倘不禁，土價也不至這般貴，當真禁止又罷了，上海租界上，土行明明開着，市鎮上賣鴉片館林立，警局方面，只要送錢去，就可明目張胆的開設。這樣，因販土的不便和秘密，價錢也就無定額漲起來，賣鴉片的又要顧全血本和他冒險運土的代價，一方又要招攬顧客，於最高的價格中定出較低的價格來，於是便不能不想出種種方法，以期失之于此，取之於彼。這就是現在鴉片十成中九成是酒，而吸的人仍不減少的原因了。」

「我也曾戒過幾次，只是自己不好，戒去了一時，重又再犯，上了癮，再戒，如此，可有二三次。」

「有人說，硬戒鴉片，是要癱死的。這話很不確。因為我的戒烟都不會服過什麼戒煙丸之類，

都是硬戒去的。第一次，連着幾天不吸，第一天，到癮到的時候，只是睡眠，腹中雖是難過，但還能忍受。第二天，第三天，却幾乎受不住了，家裏人都勸我仍舊吸，我却不從，因為我立志拚着死。但是又過了二天，却漸漸上癮的鬆淡了，又過幾天，就和沒事一般了。因此，我方知癮死這句話是謊話，大概是「不肯戒烟的人說的。」

「然而過了幾時，閒着無聊，到一個朋友家去閒逛，那朋友也是黑籍中人，我看他吸烟，引得又眼熱起來，他也叫我吸着玩，不道一連幾天，又上癮了。」

「我的幾次戒烟，和幾次上癮，大概都是這般的。」

「就是現在，我很羨慕諸位不吸煙的，出門時多少自由自在？所以我奉勸諸君，千萬不要到館子去戲着吸，我可以決定，不吸則已，吸了沒有不上癮的。上癮了再戒，總是費事，不如慎之於前的好。像我，出門時很不自由，到癮來時，淚和涕都直流，什麼都不好，那時是何等地痛苦！」

「記得有一次，我替一家鄉間親戚家做了媒，那天要結婚了，我當然要替男女二家奔波。到花轎出發之前，照例是要專筵請媒的，不料正在山珍海味雜陳，杯盞交錯的時候，我的烟癮發了。」

當時親朋滿堂，決不能告辭了上鎮去吸，只好忍着。但是在上癮時，酒是不能飲的，飲了酒，不但不會殺去烟癮，而且反要增加烟癮。那時我又不能不飲酒，所以在衆人最快樂的吃喝的時候，我獨自在那最痛苦最不自在的時候！

「後來待酒筵一撤，我一溜跑到鎮上烟館裏去，吸了比平日加倍的烟，方才精神抖擻的，追上花轎到那女家去……」

他說到這裏，聲浪也無力地漸漸低下去了，這時候他也到了「劣敗」的地位。那位姓施的醫生反而又戰勝了，他繼續着講關於吸烟的事，而且說出他職業上的技術來。聲音雖然沒有那人起始講時響亮，然而語氣裏含有興奮的氣息，所以把那人無力的低話淘汰去，然也因這時候那人也疲乏了。

「戲吸鴉片，要他不上癮，也很容易的。只要吸的時候，舌尖上含些鹽，無論吸的怎麼多，決不會上癮的。這因爲鹽性清涼，能克煙的火力的緣故。我自己也試過，就是別人，照這方法試的，沒有一個會上過癮……」

他說的時候，驕傲的眼光閃爍到全艙各個人的面上，彷彿要窺探他自己的話施于衆人，有無魔力似的。然而我，這時却默默地沉思着了。

施醫生的父親，本來是吸鴉片的，他兒子的嘗試，當然不是誑話。

然而他也每天要上幾次煙館去，不但煙館，就是茶樓酒肆中，也沒有一天沒他的踪跡，除非他像今天般到別地方去。但他也沒有烟癮，也不喜喝酒和茶，那麼爲什麼要那樣呢？說起來又很簡單，就是爲了要使自己的職業發達的緣故。

據他自己說，這方法很有效力，現在生意果然一天發達一天了，別的醫生，即使和他同師傅授的，他們因爲坐着不想方法，所以大半都終天沒有生意，幾乎衣食不足起來……

我沉思到這裏，方纔知道，這時候艙中又寂靜了，除了原有的櫓聲和水聲外，又聽到樹枝在船頂上摩擦的聲音。這時船已行在一條小河中，青青的樹葉，不時從窗中垂進來，我順手摘了幾張，又隨手拋棄在水裏。衆人的注意力，也一齊集注在艙外，講話的勇氣，早已再也鼓不起來。

我又擬想，我和衆人，在船中相叙，本來不是什麼希罕的事，然而後日，再要有這樣的一個集

會，而且仍是這幾個人在這小船中，那是人的世界中沒有的事情，和身子化了灰，飛散了，要再集攏來一般的是癡想。因這緣故，這不期的會遇，却也含有幾分因緣的意味呢！……

思潮愈思愈堆上心來，在那人世中所希望不到的事也一一湧現出來。

『車站看見了——快到了！』

一個興奮的吶喊，忽地沖破了我渺茫的深思，于是舟中雜亂的聲浪又振作起來，大家都整理自己的東西預備上岸。這時候衆人的靈覺，都隔着水，遙飛向車站去了。

一九二四，三，二八，于滬寓

邂逅自叙

這樣一本沒有價值的著作，居然有了出版的機會，這當然是我所歡喜的事情。

我決不也學那些名不副實的文學家，彼此交替地在彼此的著作上做幾篇「吹法螺」的序言，互相誇耀，互相矇騙，由此在社會上取得文學家的名譽和地位。在我這篇叙言中，只是敘述些我從事文學之經過，和對於文學的意見及關於本書內容的來歷等等，以便免去讀者無謂之猜疑與誤解，而了解作者之思想和藝術所以如此的緣故。

三年前，我的「芭蕉底心」發表之後，因為我自序的末段，有這樣幾句話——「就本書中的事實，一半可以看出作者所處的環境，一半可以看出作者所具的思想，這是不容諱的，煩讀者自己去意會吧！」——所以朋友們便猜疑書中女主人是誰是誰，當然的，男主人公自然以為是我自己了。這種可笑的猜疑，竟有指實女主人為我預定的未來的伴侶，而加以種種嘲笑的，但是我要「正襟危坐」地告訴他，當我著那本書時，還在一九一九年，（原稿還在，可以做證物）她

和我還沒有相識，甚至我不知世間有她，她也不知世間有我；再者，她至今活潑潑地，而我也曾以身殉誰；況且誰都希望將來有那美滿愉快的生活，而我又安能獨居例外？我那自序的末段，不過用以表明我當時處境的蕭瑟，和思想的灰頹罷了，並不包含什麼重大的意義。而且硬指一書中之主人翁爲誰，已久爲多數學者所嗤笑，再如此，正是可笑亦復可憐了。

我自己覺得十分可笑，當我童年時，我還不知世間有文學這種東西的時候，只是看了幾本在社會中最盛行的小說之後，我便想著作。這當然是失敗的，因爲孫行者是石頭中生出來的，我便做出樹中生出一個怪物的神話，語句都抄了西遊記，不過將人名和出世方法換去罷了。自己看了太不像樣，不久便將裝釘時十分高興的那稿本撕毀，而且又怨恨自己爲什麼作不出比這個較好的。但是我至今還很自慰，當時沒有人阻止我鑑賞（其實只是胡看）那些講述兒女英雄的小說，便促成了我現在的，且決定了我將來的命運。這事在我生命歷程上有重大的意義，待吾在將著的自敘傳中再述。

我的認識文學，是選遞的，是沒有人指導我的，當我從不幸的運命中掙扎出來，而決定了專

門從事學問的時候，我已知道了著作家的榮耀和尊貴，而且了解環境與時代有足以促成著作家的原因。所以我很自負，我所處的環境和時代，也有使我成爲著作家的可能。

很不幸，除了小說外，什麼好的文學我都沒有眼福，只是「之乎者也」誦讀，和學做那機械式的方程式的文章。在那裏，如何能喚啓我的靈鑰，開導我的智藏，以發揮我的天才呢？然而在那時，能這樣已很滿足了，而且奢望還沒有引誘我到別的新生的大路上。

我要謝謝那當時被認爲「洪水與猛獸」的「五四運動」，開啓了全國青年的智識的慾閘，而且使青年們認識了真實的宇宙與人生，知道向着已決定了的方向進行，創造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燦爛的光明。我也在那時始知有宇宙與人生，而且使我決定了向文學的工作上開始努力，做我一生的事業和擔負。

我的初期的作品，是由文言而改爲白話，且不脫舊派文家的濫調，沒有在這裏提述的價值；現在只從我從事於真的文學的時候說起，以迄於現在。

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這四年中，我在沒人指導之下，看了不少的種類複雜的書籍，

因此做了叢本不成模樣的筆記。那時的眼光，只向陳舊的因襲的讀書方法上進行，而且因為沒有人指導的緣故，往往事倍功半。但我那時最感謝那本福芬樓文談，他指導了我不少的讀書方法，而且使我知道世間——那時所謂世間，自然只指中國——有些什麼書籍，我得以照他方法做去，輾轉得了無限的國故知識。雖然那本書在現在看來沒有多大價值，但我永遠不忘他指導之功，我要永遠地將他珍藏着。

我與文學相識，在「五四運動」後一年，那時的求知慾，好似深山的餓虎，一見生物，以一搏為快，不暇揀擇。在學校中教師指導之下，於是我方知世間有所謂「哲學」「科學」「文學」……等種種學問，而且我那時的貪心實在太狠了，什麼學問都想研究到精通。然而究竟因性之所近，而熱心於哲學和文學，而尤其嗜好的是文學。所以我能至此地步，我不能不永遠永遠感謝吾師朱芻和嚴佩松兩先生。

自一九一九年至二一年，這二年中，我很努力於文學的創作，然而完全是失敗的，沒有一篇創作能使我自已滿意。雖然模仿的舊式詩和詞成績還好，然而這並不是我所希望。但是這三年

中，國中創作或繙譯的新文藝的產生，好似雨後新萌的小艸，隨地怒放而又繁殖，使我得以徜徉在文藝之園裏。我最喜冰心女士和太戈爾的著作，所以在自己創作時，無意中每撿入他們的那種意緒和格調，似近于模仿，這或許也是我失敗的原因。創作雖然失敗了，然而在空洞無物的我的腦海中，因此增進了許多文學的智識和材料，使我得以更進一步，走入稍成功的大道，而有文藝的涵養，這都是當時諸位先驅的新文學家所賜。

一九二二年，是我最勤於研究文學和創作的一年。這一年中，賞鑑了很多的本國及世界的文學著作，而尤增進了中國文學史的知識，得以認識了中國歷代文學的真面目。創作的詩歌和小說，在報紙上和雜誌上曾發表了好幾十次，而且由我的好友水君康氏的督促，承慧頻不辭煩勞的替我抄集，曾編成一本人生的悲哀。而且曾有數篇，被編入小說年鑑及用作學校課本的短篇創作選中，尤其增添了我的興致和熱忱。

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那本「芭蕉底心」是一九一九年的作品，在自叙中，可以看出我當時的文學見解，（這見解我至今還未改，不過比較的更精邃而更有根據些。）不過那本著作是

失敗的，不但對於文學是什麼還沒有弄清楚，而且書中思想，十分卑下而無存在的價值。但我不能不謝老友朱君枕薪，因為這書的出版，完全是他慫恿而且承他不少的幫助，且因此又掀起了我無限創作之野心，以彌補吾希望之不足。我由此始決定立足於文學的界線上，努力地創造的文學的花園裏進行。

這年中，曾由同志許君從龍的勸助，加入某文藝團體，為其出版物作了好幾篇短篇小說，和一篇至今尚未完稿的長篇小說。這年上半年的創作，與吾當時的環境却大有關係；不過因為要成為較好的創作起見，書中主人翁的性格並事實，並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性格和事實。所以無論如何，決不能說書中某人就是某人，某事就是某事。正和攷究紅樓夢一樣，要單從文學的伎倆上去批判；而且要了解作者的身世和性情，知其所以有如此的創作的原由，不必去攷證書中某人某事為影射某人某事，徒然費力而不滿人意。我所以不憚嗷嗷地重複講這類的話，也因讀者每有「杯弓市虎」的那種笨舉動，不但有時要使舊派的頑固者加以無謂之譴責，而且有時會搖動作者在社會中的名譽和地位。

本書的第三部分邂逅，除了邂逅和異鄉二篇是由「人生底悲哀」中插出以編入外，其餘都是一九二三年下半年的著作，此外尚有長篇小說故鄉——又名村居雜記——一種，和童話若干。至今未便發表的那本往事，和小詩集微風，却是這年上半年在上海大學時沉悶中的呻吟。往事幾乎完全是寫實，而是我自敘傳的一部分，所以不便發表的緣故也爲如此。下半年的創作，却與前此截然不同，完全由主觀的敘述，改爲客觀的描寫，雖然不能算成功，但可以算是進步。此以後，我又另循一種新方向進行。

所以在一九二四年春間，著了一本黑夜之夢，自己以爲是很成功的。因爲那時正讀了屠格涅甫的前夜和父與子一類名著，所以作風未免倣倣而不合讀者心理，然而我敢自負，書中的個性和事實，却完全是中國的，決沒有攙入一絲俄國氣。不幸，這書在哈爾濱某報發表後，因沒有底稿，至今連自己也未得重讀，現在正在設法尋覓該報，但不知這個希望能成爲事實否？

燕語就是過去的夢的回憶了。自一九二三年的秋季至一九二四年的春暮，我在上海任事，一切都遂意而另闢一種新境。夏初，至南翔李宅，於是在靜默中，不由不重憶舊夢了。燕語的創作，

又回復了主觀的描寫，而體裁却成了一本美麗的小品文。讀者大概要猜想，這本書一定在「几靜窗明」間寫的，否則一定在一處「鳥語花媚」的地方，但是可猜差了，本書實在是寫於孩子讀書聲嘈遶而又黑暗且不能窺見外面一切境界的教室裏！

自「芭蕉底心」出世後，就計劃出版「人生底悲哀」，一次曾已交給某書局發行，後因該書局調換經理而將原稿退回。在燕語完成後，又擬將前書出版，已向印刷所交涉安定了，霹靂一聲，江浙戰事起，我那時恍恍似失林之鳥，避在上海，家中一切都毀滅，尤痛心於累年心血所積成的大宗書籍，誰能於這樣痛苦中還有心緒去計畫出版什麼呢？

戰事完畢，即將出版「人生底悲哀」的計畫打消，而改印在一九二四年春天編的「中國文學史大綱」。這書之作，全由枕薪君所促成，本擬由新中國叢書社發行，後因社事失敗，就至攜起。一九二五年的上半年，就專力於出版是書，又因受了「五卅」影響，工人罷工，不及在秋季開學前出版，以致失去了為學校採作教本的機會，至今還覺慊然。而且又上了代發行者無誠意的當，致銷路不廣，後來探知了其中黑幕，改托光華書局發行，又承光華的主任先生竭力推銷，始達

到我最初所希望的目的。於是，我又敢大胆地出版此書了。

落葉作於去年秋季，自前年戰禍勃發後，我久想收集些關於戰事中之材料，創作一篇非戰的小說。材料雖然已收集不少，可是因為我不曾親歷戰地，又非目覩，均得之於耳聞，所以不敢遽作，以免失敗。落葉雖然是要發表我的愛國主義，似乎替某國貨商店作廣告，然而我的中心思想，却在於反對戰爭，反對假慈善主義，及對一切虛偽的臨難苟免的假戀愛，而尤因要廣演我的愛國主義，所以順便又提倡國貨了。這種思想，在某種文學家看來是極淺陋的，然而我却以為這却是偉大無倫的。

我本來打算今年編集中國文學故事，材料亦已收集許多，因為超出了我預算的內容的數量，勢必分類編纂。已經擬定的，如詩經中之戀愛故事，文學家的浪漫故事，元曲本事……等，不日可以繕就，不過時間太匆促了，怕也不能滿足我自己的希望。

在最近，又讀了屠格涅甫的新時代，我的好久疲弱的意志，又被深深地鼓動了。英雄主義本是我所崇拜的，然而爲人類，我不能不加以賤視。新時代中的主人翁，雖然不似我所理想的英雄，

然而人類中不可少的英雄，爲人類，似乎又不能不頌贊這類的英雄了。於是我的想像中，也幻成一個中國人所需要的英雄的影像，雖然這種英雄的結果也要犧牲的，然而比了沒有總來得好。我要把他融入我的創作中，在沒有英雄的中國，也可聊以自慰了。

近來我因爲種種痛苦所逼迫，一切意識和情感都呈出變態，恐怕結果要變瘋狂。但這也是我所期望的，我要在那時寫成一篇瘋人筆記，怕比了一切的瘋人的創作要有真實性。這樣，我就滿意了。書至此，不覺慘然一笑！

一九二六，四，七，叙于黃渡蔣宅